

年

卷

期

11

9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I No. 9 (139)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十一卷 第九期



(第一三九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表目價售零 ▶

刊週語英	誌雜方東	
五(原)三(現) 分(定)分(改)	二(原)二(一) 角(定)分(改)	書價
二(國)半(日) 分(外)分(本)及	八(國)二(日) 分(外)分(本)及	郵費

◀ 表目價定預 ▶

刊週語英	誌雜方東	
全廿半 年六十年	全廿十二 年四册年	冊數地
國國內及日本 外	國國內及日本 外	城
二元三角	二元三角	現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改
一元二角	二元九角六分	原
七角八分	二元二角四分	定
一元二角三分	二元九角二分	書價連郵費
一元六角二分	四元四角八分	
一元二角三分	四元九角二分	
三元零四分		

◀ 處閱訂 ▶

館書印務商

省各及海上

兩大雜誌 削減定價

東方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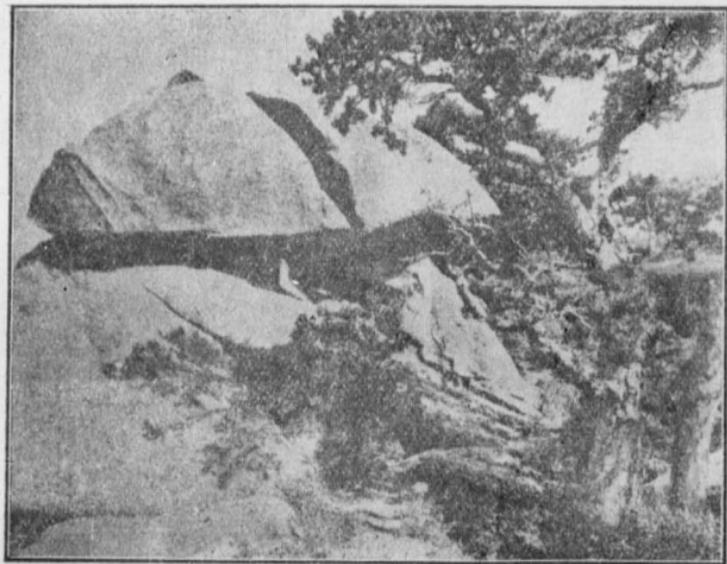
英語週刊

東方雜誌、創刊至今已二十二年、英語週刊、亦滿十年、兩誌銷行極廣、本年特價發行、訂閱者愈衆、此項特價、原定六月底截止、展期一月、現已滿期、茲自八月一日起、更將兩誌定價削減、以酬愛讀諸君之雅意、新舊定價、列表比較於下、



贈君青雨周

岩月日之上山華



贈君青雨周

石劈斧之上山華

關稅會議

行將開幕之關稅會議已早引起國人之注意而稅制稅則之前因後果尤爲吾人所不可不加研究者下列各書足資參證

中國關稅制度論 一冊 一元

李逢譯 關稅問題爲財政上之中心問題，而我國關稅制度，尤爲複雜。本書詳述其沿革內容特質及其影響，對於將來之海關制度，討論尤詳。

中國關稅問題 一冊 一角

馬寅初著 本書首述吾國海關稅則之根據，與進出口稅則之缺點。次論修改稅則之困難，及關稅與整理公債基金之關係。最後對於「二·五附加稅」「裁釐加稅」兩問題詳加討論。留心關稅問題者，不可不讀。

中國釐金問題 一冊 三角半

王振先編 本書搜集各種檔案文件，凡關於釐金之弊竇，以及裁撤後如何整頓稅源抵補收入等重要問題，無不綱舉目張，詳細說明；不獨供理財家之考證，亦且爲留心時事者所必讀。

今世中國貿易通志 一冊 二元半

陳重民編 本書以統計爲基礎，敘述對外貿易之情形，計分三編：（一）對外貿易之大勢（二）出口貨物（三）進口貨物。內容力求實際，尙不空論。讀者得此，於我國對外貿易之消長，及各國對華貿易之概況，瞭如指掌。

商務印書館出版



小說世界

第十二卷
第九期

封面
與
插圖

安南王昔日之威儀

華山風景二幅

何處？

施與

□世界談屑

情奔

春郊小品

夜誤

□秘密博士

(吸力抵拒器)

敏芝

憶秋生

劍影

陳寒玉

蔣用宜

顧仲彝

書藏蔣文蔚





□發財……麥柴……唐希賢

折花小語……含源

□隨俟齋叢談……諸鵬飛

西方釋夢錄……蔣春木

睡眠教授……慕石

□無有什麼……李冰

應接室……煙橋

□古城得寶錄……天游

□西笑彙錄……胡文煒



怎樣去建設新市

請參考下列各書

政法名著 美國市政府 戚啓芳 一册 二元六角
 本書係美國哈佛大學市政教授孟洛氏所著歷敘市政府與中央政府省府之關係市政府之權限與責任市選舉市政黨市政府之組織立法及市政改革運動詳明確當得未曾有譯者於每章之末附加按語以爲我國討論市政問題之參考

市政新論 董修甲 一册 八角

著者留美多年專攻市政此書本其所學而作計分五章討論城市設計綱要實行城市設計理財法網要各國城市設計之進境我國各省市之計畫我國各省市設計上之建議

歐洲大陸市政論 胡爾霖 一册 一元四角

本書專敘歐洲大陸各國市政如教育交通衛生救恤警察等事項凡關係地方行政者靡不備載我國近倡建設新市之議甚囂塵上得此書以作參考當必爲助不少焉

道路計畫書 易榮膺 一册 三角

書分四章(一)道路與交通之關係(二)道路應滿足之條件(三)施行程式(四)工程細則本之學理衡以國情盡可施行所擬條例表式甚多爲實地施工時所當遵守不獨爲研究路工路政者所必備亦且爲關心時事者所必讀

新智識 叢書 都市居住問題 一册 六角
 叢書 現代市制大綱 一册 二角
 叢書 歐美村市 一册 一角
 文庫 歲之廣州市 一册 四角

商務印書館 出版

何處？

西神

何處夢兒可寄。人道紅亭花裏。準去臥紅亭。又啼鶯。何處綺懷可遣。人道闌干西面。準去倚闌干。又啼鶯。

熏人欲醉的春光。錦繡似的春景。一條一條的柳絲。搭在

紅闌干畔。櫛雨梳風。飄烟抱月。好像在那兒驕傲人們的樣子。加上幾聲新窠初交的鶯兒。坐柳啼花。也似勸人及時行樂。不要錯過這百五韶光。大千佳麗。那菡媚的櫻花。

艷麗的碧桃。一樹亭亭。臨風玉立。越發撩亂天涯客子的情緒。不要說在曲池方榭之旁。玉宇瓊樓之內。兀的似小兒女屏角窺人。星眸低擲。意動神移。便是在竹籬茅舍之

旁。偶然斜放一枝。也覺惱人春色。儘够魂消真個咧。我對

着照眼穠芳。便要想對金谷園中的游興。恨不得手散黃金。立刻做一個錦繡萬花谷的主人翁。對着一樹垂楊。便

又聯想到西湖斷橋那角柳浪聞鶯的風景。趁這豔陽天

氣。買個瓜皮艇子。鴨嘴小船。雙槳搖波。劃破鏡水。在十里

明漪文縠之內。消受那雙柑斗酒的風味。這是何等的愉快而適意啊。然而想儘管如此想。我的願望到底到何處去滿足呢。

說這話的。是我的友人胡瓊網。他本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十年落魄。只贏得一身傲骨。兩袖清風。最不幸的。便是他仗着識了幾個字。引得種種的煩惱。都鯨吞虎咽般的撲到他身上來。他瘦骨棱棱的身軀。幾乎要被這閒愁閒恨。壓得粉碎。然而玉骨雖可成塵。愁恨依然不滅。他不幸做了個人。更不幸做了一個薄命的人。一生潦倒。只和那煩惱兩字。結了個不解之緣。他自墮落世網以來。未到了八十年。已傷哀樂。爲着人生一件避不了的事情。結果有了八九十個的兒女。環境的束縛。壓迫得他氣都沒有洩處。人們在世。總有一個職業。他因着生活的支配。也不得不找個職業。去維持他的生命。政界呢。曾經略嘗况味。覺着那

種揣摩心理。自候顏色。黃金暮夜的行徑。實在不是他方心奢亢所能學得來的。便淺嘗輒止。也算是個五日京兆。商界呢。他是一個小小的失敗者。血淚斑斑的遺跡。至今還留在他心瓣上咧。工界呢。他是勞心的無聊文人。不是勞力的聽神工黨。自然捱他不到。沒奈何一片青氈。始終跳不過文字生涯。只此一端。便够他一世受用了。他做了不合時宜的學者。雖然厮混了大半世。也輕易不曾遇到了一個兩個的真實知己。能够賞識他於牝牡驪黃以外。有時也有人特垂青眼。可是除了和他同道中人。知道此中的甘苦。其餘便要嗤之以鼻。他一天到晚。幹那機械式的乾燥而無味的文字勞工。一早起來。跳上電車。深夜之中。跑回家內。寒燈落月。是他一生的惟一知己。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可是日月無恒。漸漸把點鬢繁霜。飛在他的頭上。偶然對鏡一瞧。他竟不是十年前的胡瓊網了。新近他爲了文字勞工無味。想換換新鮮空氣。找了一個新職業。去嘗試一下子。那知生成勞苦的命運。依舊是脚跟蓬轉。

憔悴青衫。只添上紅塵十斛。他簡單而腐舊的頭腦。從此信仰命運二字。有無上的權力。他情願屈居這權力之下。再也不敢和他奮鬥了。但是當他每天循着那枯寂無聊的軌道進行時候。坐在電車之中。車窗外。纔眼的繁花。撲鼻的濃香。一幅幅似畫圖般的。送入他眼簾之內。不禁把他已死的寒灰。從新吹煖起來。心頭眼底。自己溫存了一回。纔知道這正是人們行樂的春天。我呢。雖在春天。有同秋士。任這飛花墮絮。撩亂春光。只不過在電掣風馳的車窗之內。向着小橋流水。芳草寒烟。和伊目成了一回。一霎時雲烟過眼。便同天上人間的訣別一般。要想抽了半天一刻的餘閒。細細領略風花。評量煙月。事實上也給他個萬做不到。只得呆呆地提起筆來。寫了下面的幾句。

何處夢兒可寄。人道紅亭花裏。準去臥紅亭。又啼鶯。何處綺懷可遣。人道闌干西面。準去倚闌干。又啼鶯。

春夢如塵。墜歡何處。他或者終於做個大千世界中的飄泊者了。再到那兒去尋他的歸束點呢。

與 施

Alms-Giving by
George Moore

譯生秋憶



正當我伸手去摸錢時，天忽然下起雨來了。那瞎子便在一傍打開一個小包裏，裏面裝着一頂防水帽子。我一面看看，一面還在衣袋裏搜尋辨士，只是因為穿的衣服多了，怎麼搜也搜不出一個辨士來；我想今天這個施與不給也罷了，便停了手急忙地繼續着走我的路。

「一天在那兒站八九點鐘，等着別人的施與，這恐怕就是他在這一世的命運罷。」我自言自語的說着，向着河岸邊走了去，倚在岸邊的欄杆上，我心裏又想那瞎子該不會能辨別脚步聲音——我的脚步声——而聯

想到每天必得的那一辨士罷？但是他能辨別足音又有什麼用呢？能辨識足音，不過使他在前生一番期待，最後多添一番失望罷了。我不覺又想到像那樣的人，有一狗在身邊跟着，或者可以多添一些生趣。我便聯想到他們的交際。——一個無言的和一個無目的交際。假使有這麼一條狗每天在他的身傍，膝上，熱心地跳躍着，這種歡樂的感覺，或者可以使他在黑暗中得一點光明。這樣想時，那狗的暖熱的四肢，和時時衝在人身上來的鼻息，也不知不覺地歷歷浮在我的心頭來了。有一條狗便可使那瞎子乞丐和人生親熱起來。那麼，那個臉青得和植物一樣，終身不見天日的盲人，何以不弄一條狗跟着呢？一條狗便是將他和人生的親暱，繫在一塊的自然連環。

——唯一的連環呵。

回頭一望，我還可看見他正在脫他的防水帽子，因為此時天已晴了。但是我又想再隔幾個星期，便要天天有雨，從這個河面上也要吹着很厲害的大風來。他能

够再抵抗得下一個冬天來嗎？」我自己這麼問了。「鐵也似的狂風暴雨，向着這街上掃來時，人們還是看見他穿着破襯衣，灰色舊褲，爛了的背心，黑上衣，和破舊不堪的外套——別人丟掉了不要的爛外套，在這街上蹲着罷……他的那對瞎眼，也許是自幼生成的，也許是長大害病得的；不管是那一方面，那樣子已經是瞎了許多年。那麼，他如果執着地還要生活着，他不能不還要抵抗着許多嚴冬，因為他現在還是一個壯年呢。他爲什麼還要耐着生活而過這種黑暗世界呢？他怕自殺嗎？他這種怕自殺的心理，是去於身體的動機時，出於宗教上的動機嗎？怕自殺了要入地獄嗎？此外恐怕再沒有別的動機可以使他忍耐這個黑暗生活的了。」

我向來除開我自己的生活而外，其他一切我都以爲是乾燥無味不可耐的生活。在我這種性質裏，我覺得好像我能判斷「造物的狡猾」的價值似的。因此我不知不覺發急地自己向着自己他爲什麼還要執念着生

活？爲什麼我還要助他生活着？我覺得頂好是他即刻跳下河去了他這一生；而我能够給他的大恩惠，便無過於助他攀上河邊的欄杆上去。——我的理性便這麼地在我心裏主張着。但是在這理性的後面，人們還有本能。我一面雖這麼想着，同時受了一種衝動——我不能評價，也不能判斷，只有服從的衝動，我已不知不覺地走到那瞎子身邊，摸出錢來送到他手邊去了。他的手指因爲冷凍之故，竟不能握住那錢，一直滑落下地去，我還彎着腰重又爲他拾了起來放在他手裏。

「謝謝你，先生。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他這個返問，便是我那一辨士得的報酬。我便問他知道時間有什麼用，據他說他和一個朋友有約；那朋友定黃昏時在那兒來引他回去。我心裏想他這朋友又是什麼一個人物呢？希望那瞎子能告訴我，我便一面和他搭閒話。我問他賣鉛筆的生意如何？並且說得希望他每天能多有賣買，他也回答說這種賣買也還不壞。

「但是這地方的小孩們却非常可惡。」他這麼說了。「幸而比地的警察和我還有點兒交情。小孩們來買鉛筆時，他便站在旁邊守着他們一一的數清，爲的是怕他們瞞混我這瞎子。有一天他們因爲亂搶了我的鉛筆，很受了那警察的一頓厲害教訓，我覺得他們受得也够，恐怕以後也再不敢亂拿了……先生，你看我左邊的袋裏，便是賣鉛筆的錢，右邊便是討乞來的。這麼看，到了夜裏在家裏計算時，便容易知道我的賣買錯不錯了。」

夜中在家裏計算？在什麼一個陰慘寂寞的家裏他計算他的賣買賬呢？我心裏很想問問他，但是又覺得未免過於搜尋，便掉轉話頭，問他道：「過客中你有認識的人嗎？」

「我認識了一兩個。有一位紳士他每天過這兒時，必定要給我一個辨士，但是他現在已出門去了。先生，你知道每禮拜六辨士在我們窮人很是一個大數目呵。」

在這個夏天裏，我每天都給了他一辨士。我想他說

的這人一定是指我而言。而我這每星期的六辨士在他便是一天的銀錢，說不定也許是兩天的飯價！其實我過後停止送錢給他，實係爲着想使他早得安靜。因爲沒有了我那施與，他一定難於生活，若是其他的人也照着這麼辦，這個沒有價值的生命，便就可望早一天離開這個世界了。

若果我們只由着理性支配，得來的結論便常常是如此。但是我們的本能却每每在一邊係小兒似的緊緊地貼着，係小兒似的苦苦地求着。我的本能使這麼地向我要求着，要我每天給這瞎子一個辨士，要我每天取錢給他時，還要站在他的旁邊問他境遇，和他閒談。我聽着本能的命令，已活過了一個夏了。現在理性又復活起來並且沒命的抵抗，因此已有許多我避開了這一條路——避開了每天在那兒站七八點鐘，有人施與時便感謝地收受，無人施與時也不開口問人要的瞎子的路了。

這幾個月來，我覺得我已忘掉了這個瞎子的事，只

是有時在家裏一個人坐着時，或者走到別一方面的街道去時將他記了起來。有時我覺得我避開那瞎子站的街道，理由將係並不充足。本來我們的動機，是非常漠然而複雜並且多樣。每每自己並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這麼做。我真所以要避開那瞎子，爲的是逼他不能生活，好早生天國，這種做法實較助以金錢，使他活受罪爲好；我自己雖造出這麼一個理由來，這個說法，明明不真，但是我又不能把牠捨掉，因此我有時經過那一條路時，我良心上實受了許多的痛苦。每每從他身旁走過後，心裏感覺着後悔，自己責備自己爲什麼這樣自私而捨不得一個辨士，因爲每回我走那兒過時，都是正遇着大風大雨，而每次我片片地走過後都一定要思索一陣，爲什麼他還要忍耐着他的生活，我的心裏便因此不知不覺地起了爭鬪而苦悶了。我每次從他的身旁走到我的辦事處去時，腦筋裏都裝滿了聖西門的苦行者 (St. Simon's Skyites) 的故事。自己安慰自己說那瞎子也像這些苦

行者一樣能够看得見俗，人不能見的上帝，在他的手裏滿載了對於他的苦行的不朽的報謝。理性雖是這麼地高談着將來的天上的報酬，而本能却已每次都同時好像在告訴我說那瞎子決沒有這樣奇蹟似的慰安。

時令已一天一天進了濃冬，吹面生寒的冷風，也一天一天的厲害起來，我躲着那一條道也益更顯著。一直到有一天我自己站着脚，自己問着自己爲什麼要這麼地躲避着。

這天微微有兒暖氣，我很清楚地聽着我心裏對我道：「去到那瞎子站的地方去罷。——就遲了十幾分鐘於你又有什麼呢？自從你停止了那施與以後，你不是非常不快樂嗎？去罷！那瞎子已感覺着新春就快到了！」

「先生，你看我已經在鉛筆之外又加了些鈕扣了。我也不知道能賣不能賣，不過人們總須常試着。」

接着他就告訴我他的眼睛，乃是因種天花瞎的。在

那時他才十八歲。

「當醫生告訴你眼睛已瞎時，你一定非常痛苦罷？」

「是呵，先生，我屈着背過了六個禮拜啦。」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每天彎着腰，兩肘放在膝上，兩手伏做頭，就這麼過了六個禮拜。」

「以後又怎麼樣？」

「以後我就決不想了。想一陣又有什麼益處呢？」

「這倒是，但是一個人寂寞地坐着時，不想恐怕很困難罷。」

「先生，這有什麼法呢？人們不能這麼一弄便降服了，因為降服了便只有死呵。我也還有幾個朋友，到晚來我還可以和他們談笑，得充分的運動。」

「你晚上做什麼呢？」

「在馬廐裏挽切草機。」

「你對於這個生活覺得滿足嗎？」

「那兒的話，先生。就是這馬廐的門口，一個月也要過一個比我強比我快樂的。」

過一個比我強比我快樂的。」

他又對我說在晚上他的小兒子會來牽他回去。

「你結婚了嗎？」

「是的，先生。並是我還有四個兒女。到下禮拜他們便又到別處去過冬假了。」

「到那兒去呢？」

「到海邊去。海裏的空氣很可以助他們的健康。」

「那麼，他們回來時，便一一的告訴你聽罷？」

「是。」

「你也曾到別處去玩過一天嗎？」

「去年我和一個警察去了來。有一位紳士——這也是我認識幾人中的一——過這條路時，給了我四個先令。我們便在一家公共食堂裏吃了很美的一先令的晚飯，過後我們又散步了一會回來。」

「今年你還和你的警察朋友去玩嗎？」

「今年你還和你的警察朋友去玩嗎？」

「我很希望能去。我的朋友已給了我半克倫了。」

「那麼，餘下的我給你罷。」

「謝謝你，先生。」

很柔軟的南風輕輕吹着。我的本能，也柔軟地溫和地像南風一樣填滿了我的心境；我便向着樹林叢走了去。在最高上的樹枝上嫩葉已在發芽了。我坐在一些營巢的小雀兒的下面，此時我覺得對於人生的見解，好像

世界談屑

古界人數約在十八億之上

溫泉中之魚類可熱至百度表五十度

縫衣機最完備者爲一八四六年愛儂絲所製者

玻璃窗於十八世紀始入英國

世界最著名之獵師帕爾乾於一九一二年間某日曾於三十五分鐘斃獅九頭

一八七五年蘇格來人倍爾發明電話

比以前見得深遠了。我自己說道：「我們在這個世界裏，便是爲研究什麼是人生而來，而這位瞎子已經教給我很大的教訓了。他這個教訓是我在書中所不能得到的。較之一切書中可合的真理還要深微……」

但是即刻我也就停止了思索。因爲在這樣柔軟的南風裏，並且本能就像柔軟而溫和的風一樣，填滿了心境時，思索冥想實是一件很愚笨的事。

——完——

劍影女士

諸位可曾明瞭
中國的
國際地位 外交歷史 僑胞情形

請讀下列各書

英文國際上之中國

一冊 三元

China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著者霍氏(Hodgkins)以國際主義者聞於世。旅華甚久，於我國情形，極爲熟悉，本書乃集其講演稿十餘篇，編輯而成。其主旨在從歷史觀點上，闡明中國與列強之關係，對於我國種種新的發展，予以深切之同情。欲知我國國際地位者，不可不讀。

英文中國外交史研究

一冊 三元

Studies in Chinese Diplomatic History

夏晉麟著 此書爲著者在愛丁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論文。對於外人在中國境內之領事裁判權、租借地、勢力圈、門戶開放主義、軍警、關稅諸問題，均有詳細之論述。全書用英文寫述，流利動人。當此外交緊迫之際，凡我國人，亟宜人手一篇。

英文華僑概觀

一冊 三元

The Chinese Abroad

MacNair 著 本書搜集關於華僑之各項資料及歷史概況，爲有系統之論述。對於中國殖民，入籍，僑工，僑商，留學及法律保障國際關係等，皆經整理編入。留心僑胞狀況者，均宜購讀。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最適孩童應用之香皂

棕欖香皂

欲孩童之發育健全必先清潔
其皮膚欲皮膚之清潔必須選
擇適當之香皂擇其清潔之力



美製

大而無傷嫩

膚者棕欖香皂即

為最適孩童應用

之香皂凡為家長者幸即購用

注意現在各處出售之棕欖香皂已加改良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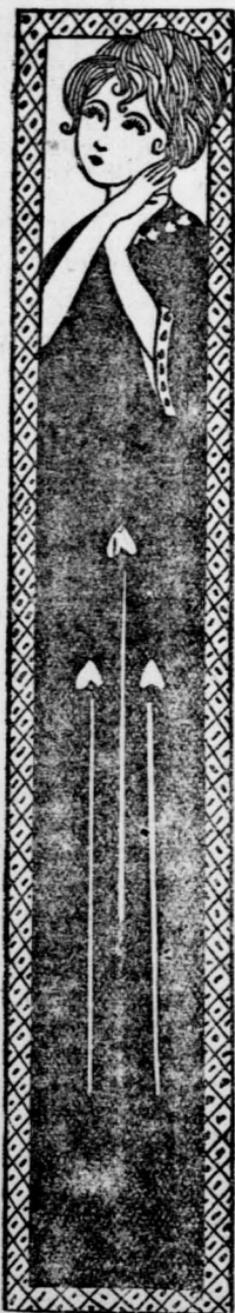
料加重改盛美盒益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情 奔



陳寒玉

「雲這又何苦呢？無論如何，飲食總須進些啊。」

湘雲的母親，坐在牀沿上，一手和她撐着頸間的散髮，一手執着芭蕉扇扇着她說。

時間已是午後了，天氣怪熱得感覺不到一些風絲兒。湘雲自從昨天午後睡起，一直到如今，也不下牀，也不飲食，只是苦苦的哭。

「雲！各事總得平心靜氣，仔細想想：父母生養兒女，總望兒女成人，有長進，那會存心把兒女的前程斷送了

呢？你已這麼年紀，學問也好算到家了，閱歷也算有些了；你瞧，一般橫也自由，豎也自由的，她們的結果是怎麼樣呢？況且你那朋友，究竟是外鄉人氏，實在底細，你也無從得悉……」

湘雲不待她的母親話畢，便哭聲挺撞道：「誰說底細無從得悉？他家又不是離開這裏十省八省，有了耳朵，不好打聽麼？」

「打聽呢，固然可以；不過雲啊！就是照你所知道的，

和鄒家比比，也差得多。鄒家的，他倒底已經一個省視學，名譽又好，門戶也不差；那麼，你何苦捨了好路不走，走其次的呢？」

「我情願的，我情願走其次的。」

「噯！各樣事情，總不能任性一往直前，總要想想後來。等到懊悔，已經來不及了。現在鄒家是誠心向我家求婚；你父親也合意他們，所以一口答應下來。須知這樣事情，不能我去遷就人家，要人家來遷就我；方纔將來有話說人家，沒有話給人家說。」

「娘！你們不必這樣逼我，你們嫌我，我儘可讓你們的。」湘雲說時，一骨碌從竹榻上坐了起來，把蓬鬆的頭髮，兩手絞了一絞；隨又把衣角拭去淚痕。

湘雲的母親打扇的支勢，也隨着她坐起的身體而變換了方向；依然一副很慈祥的神色道：「噯！癡孩子，誰敢嫌你呢？」

「我吃了你們的飯；使了你們的錢；害了你們，不容

我了。」

「誰不容你呢？家中又不是養不起你；這是爲你終生大事啊。」

「我的終生大事，自己會打算。說不用你們操心，便定準不用你們操心。」

「噯……這麼年紀的人，糊塗到這樣地步！千說萬說，總說不醒。」湘雲的母親，氣得有些抖擻的模樣，立起身來接着道：「那麼，這樣熱天，湯水你總多少應該進些啊。」

「不把這事打消，我寧可餓死。」

「打消——你父親的皮氣，你是知道的；他是場面上人，一口答應了人家，豈肯返悔麼？雲各事你總體諒體諒我的苦處。總之，這件事情，木已成舟；將來萬事，我來保險。」

「也好！她很爽疾的說：『你們儘管答應你們的，我……』她沒有說出下文，便下了牀，走至鏡檯前，用

冷水措了一把面，就檯上擺着的飯菜吃起來。她的母親，面上似乎高興了些，不敢再多說什麼了；在檯前站了一刻，搖着芭蕉扇道：「冬瓜湯要熱的，叫雙喜去換，罐子裏的還熱着呢。」說畢，便走向房外去了。

湘雲是一個性烈而勇往直前的人，凡事打定了主意，便不易再倒轉來改變。她知道她的父親的性情，也正和自己一樣，所以胸中便定了個成竹，不再和她母親白費唇舌。吃完飯後，便開了皮箱和大櫥，把自己重要些的東西收拾起來，歸併在一隻小提箱裏。收拾妥當，又揮着汗，寫了幾封信。一封是留給父親母親的；一封是寄給哥哥的；一封是寄給已嫁的姊姊的。三封信的內容，大同小異，寫得很簡單；大概說是不願受家庭的宰制，不得已而出外獨立等離別之辭。三封信寫好，又讀了一遍之後，她覺着傷感極了，伏在桌子上又哭了一場。

深夜時候，湘雲便照了預定的計劃，由火車直達鎮

江。這時候，她不免有些恐慌；她雖然只帶了一只小提箱，沒有別的行李；但鎮江地方，她從沒到過，人地生疏，東西不辨。她出了收票的鐵欄，碰着許多虎視眈眈的軍警，心頭更不住小鹿般的亂動。在無可奈何間，她於是由一個旅館中接客的茶房率領，落了一所旅館。

她現在置身在一個陌生的世界中了，舉目都使她發生種種異常的感慨。但比較的，她覺着她自己的生命，猶如脫離了虎口，重到安全的境地似的；就是在這樣陌生地方，她也只有安之若素。她一到旅館，便急急向茶房打聽她的目的地F街：

「F街麼？離開這裏很遠。」

「約莫多少路呢？」

「四里多。」

房間裏的空氣，熱得和蒸氣一般；蚊蟲的襲擊，也使她感着莫大的痛苦；隔房的拉唱、笑謔、種種青年男女的作樂聲，尤其引動她的不安。但她又能怎麼樣呢？她只得

耐心忍受着。好在她是從不相信命運論的，小小困厄，也不輕易屈服她。

湘雲把衣服等瑣事料理妥當，便執了一把孔雀毛小摺扇，走到窗前，站立眺望。然而街市上的人物，在她眼中都是不可融洽的。於是往事便乘機在她的腦海裏洶湧起來。

孔雀扇是道良臨別時給她的紀念物。見物如見人，湘雲和牠是永永不離開的。她一手倚着窗櫺，全神便集中。在孔雀扇上。道良和她分別時依依留戀的景像，電影似的一幕幕重映過去。道良把孔雀扇提給她的時候，隔着孔雀毛的頂尖，在她唇上的一吻，至今也做了舊映重觀中之一幕。她的嘴唇，微微地顫動了，兩頰呈着薄醉的緋紅，頭也隨着底了下去。

回憶是人生中的一件快樂的事情。她更回憶到臨別之前，和道良在隕星亭裏的一段對答的誓言。這段誓言，是他們二者的命運束成一氣的一個契約。她牠牠完

全記錄在日記簿上，並且記得爛熟，成功了她生命中永不磨滅的一件東西。在這舊影雜呈的當兒，她便照例一人兼問兼答的背誦起來：

——如今我問你：你究竟真心愛我麼？

——耿耿癡心，惟天可表。

——你愛我什麼呢？

——我愛你至潔的靈魂。

——你自己的靈魂，是不是和我一樣呢？

——啊，雲妹！這我惟有把「基督徒」三字來擔保了。

——你在愛我之前，曾經愛過別人沒有？

——從沒有過。

——的確的麼？你手巾上的“Sweet Heart”，我

總不能無疑。

——那塊手巾，並不是我的；倘然我騙了你，我便不

得好死。

——這又何必呢，我並不是妒忌你愛人家，不過我

不願做情場中的強盜。沒有便罷了。那麼，我如今還有一個最後最重要的問題關係，你須鄭重地給我一個答覆。

——從今日起，我便是你，你就是我；今後你倘然違背了你今日的良心，忘了現在的我，你便怎樣？

——雲妹！你放心罷，我何日違背良心，何日上帝便罰我死在汪洋大海。

——……

湘雲想到這裏，眼淚不禁落在執着扇子的手腕上。在淒其的旅邸中，她惟有這甜蜜的回憶，流淚的安慰，足以抵抗種種痛苦的襲擊。

「這又算是怎麼呢？天也偏和我命苦的人作對！」

天纔亮，湘雲站在窗前，望着愁人的雨絲，悲憤地想。但是，天公雖然不做美，這不過增了她些痛苦；至於

她預定計劃的進行上，卻並不以此為一種重大的打擊。她忍受着碎心的蕭蕭風雨聲，坐到鏡檯前，理了一會髮。

措了一把面，全身上下，打扮完畢，便叫茶房問道：

「這地有馬車麼？」

「沒有的，籐轎好麼？」

「也好？」

「到那裏？」

「F街。」

「現在叫他來呢，還是等一刻？這時還很早呢。」

湘雲在手提袋裏摸出錶來一看，自己也不覺一怔；短針還沒到六點鐘。她呆着不響，茶房道：「等一刻，約摸八點鐘叫他來好麼？」

湘雲也覺時候太早，恐怕人家還沒起身，上門未免太覺唐突。沒奈何，便答應道：「好！八點鐘叫他來了。」

雨天的早晨，比較別時似乎格外來得寂寞。泥濘的市街上，僅蠕動着幾個弱小的人物；許多店戶的牌門，還在門檻上酣睡着。湘雲在窗前閒眺了一刻，覺着時間很難過去，心上非常煩悶；兼之疲乏的驅使，他於是到牀上

和衣斜身躺下，一手支在枕上，撐持着面龐。

無意中，她的視線偶然接觸到牆壁上一幅油畫雷峰夕照；但頓時又有一大堆殘碎的瓦礫，幻現到她眼前。在這時她感到世界成住空壞，瞬息萬變！一件固定的物體尙然，對於靈性閃爍的人們，不覺微微感到一種不測的恐怖。她的精神，轉眼也發生了一種變化。

她家鄉的一座偉大的文筆塔，接着也印現到她面前。她似乎覺着道良站在塔上。她正想拔腳走進廟門，舉足又覺都是刺脚的荆棘，寸步難行。她從憤恨而轉又恐慌，她對着塔上心目中以爲是道良的人，不住的招手；然而一切的景色，似乎都對她現着一種冷笑的態度。她深感不解，定神觀看，塔上的並非道良；她眼中注視着的，是塔間瓦樑上的一個牛馬一般動物的頭顱。

天色是陰沉沉的，四面揚着黃色的狂風，一種異常的聲響，使她極點的空怖起來。她把兩手掩緊了胸脯，回過頭去，眼見面前是一座清潔的園林。她在門外畏意着，

不敢進去；仔細探望，原來園裏就是自己的家。她不覺喜極欲狂，立刻連蹤帶跳的跳了進去。

一路靜悄悄的，一副蕭條冷落的景色，她覺得很奇怪，並且有些傷感。她一直走進自己的房間，忽然瞧見母親躺在她牀上，正在苦苦的哭泣。她心上模模糊糊，不甚明白這是一回什麼事；她於是帶着傷感和疑惑，坐上牀沿。她正想勸慰她母親時，房外忽然來了沉重的腳步聲。她忽覺極點的恐懼起來，立刻藏身在牀後，偷瞧房外走進來的，正是她的父親。他走進房來，鐵青的臉，把臺上的茶壺使勁一摔，夜梟怪叫般的指着她母親道：「你哭什麼？雲兒給你哭跑了，你還想哭煞我……你給我找……我可愛的雲兒……你給我找……」他在地板上蹬着脚哭聲的咆哮着出房去了。

她心上默忖：「爹爹爲什麼把我的事情冤屈母親呢？……他還以爲我是可愛的女兒麼……」她正疑惑地想，眼前狂覺一閃，牀上的母親忽然不見了。她急追到

房外，仍舊不見影蹤。她想：「母親一定去找我了。」接着她便想追蹤她的母親。但兩脚又沉重得移動不前，她不禁恐慌的哭喊道：「媽！……媽！……媽！……媽！」

「小姐——小姐……」

她忽然聽見有人喊她，立刻便驚恐地坐起身來。仔細一聽，原來是茶房在房門外喊着。便問道：「什麼事？」

「藤轎來了。」

她方纔記起自己身上的事情來。她把心神定了一定，夢影的餘痕也消散了，走到鏡檯前，瞧見面龐上印着一大條深刻的衣痕，很覺好笑。她於是把裝束重新整理了一下。

雨幸而小些了。湘雲把地名和門牌號數，都交待了轎夫，於是東西南北，一聽轎夫的擺佈。她在這從沒到過的都市裏，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曲折，大街小巷，方纔達到目的地。

重難的問題，立刻發生了。她站在一所宏偉半貴族式的八字牆門內，望望門牌上的號數，分明是對的。門上一張江浙大戰時，藉做護符的紅十字會會員住宿證，雖然已經變色破裂，但「寓」字上面一個「金」字，墨跡還很清楚。

「起來沒有起來呢？景像是靜寂寂的。——見了他又怎樣啓齒呢？」

至此她又懊悔這樣計劃打算錯了。她想：「假使請他到旅館裏去，一切必定便當得多。」

然而她並不因這思想上的翻悔而中止，她毅然把電鈴捺了一下。

出來開門的是一位年青的男僕。一見湘雲是女人，兩條冷冽的眼光，似乎和緩了一些。湘雲先開口問他道：「這裏是金家麼？」

「是的，你找三小姐的麼？」

「不，有一個金道良。」

「二少爺！他側着頭似乎一度思想：『好像不在家，你且請到裏面坐一坐，我進去問一問。』」

她於是隨着半失望和疑惑，走進大廳。心房裏發着渺小的聲響，彷彿有什麼東西扣擊着似的。她悉心注意着裏面的動作和聲響，一心希望能夠得到一個滿意的答覆。

在她靜默而含恐懼的注意中，從廳後走出來兩個女人，手裏各抱着一個小孩，模樣是奶媽。大家面上，多份因為這樣早晨，忽然來了一個女性的生客，而現着些奇異的色彩。開首一個，望了望湘雲問道：「你望誰的？」

湘雲這時，忽覺有些不好意思。攥着手裏的孔雀扇道：「道良先生出來麼？」

問她的奶媽，似乎有些不解。背後一個奶媽道：「恐怕是二少爺罷？」接着便問湘雲道：「是不是阿良少爺？」

這個問題，她不敢斷定；因為她從沒聽見有人叫過他阿良。一瞬間，她想到了一個別的證明方法，問道：「他

在蘇州讀書的。」

——是的，奎官的爹爹。——後面的奶媽對前面的奶媽說。

前面的便對湘雲道：「到揚州去了，還是前天去的。」湘雲心想她們是纏錯了，而對於她們謬謬然的武斷，又覺好笑。便又問道：「你們說的，是不是在蘇州讀書的？」

「是的，我家只有他一人在蘇州讀書。」

「他是不是叫道良？」

「那倒不知道，只聽見太太常叫他阿良的。」後面一位奶媽岔下來說：「我家一共只有兩位少爺，大少爺在北京，不大回來的；二少爺在蘇州讀書，此外沒有別的少爺了。」

頓時她墮入五里霧中了，她呆立着，不知如何是好；第一位奶媽便道：「請你停一停，我去叫少奶奶來。」說畢，便抱了小孩，急匆匆的跑了進去。

湘雲又疑心是錯跑了人家。四面張望，也沒有其他徵象。不一會，便從裏面出來了一位蓬着頭髮，彷彿還帶些睡意的女人，年紀約莫二十多歲。她先在軒後伸長頸項，探了一探，隨後走出來很客氣的招呼湘雲道：「你望道良的麼？」

「是的。」

「他前天到揚州去了，請問尊姓？」

「謝。我和他是同學。他到揚州去有要緊的事情呢，還是頑頑的大約什麼時候回來？」

「也並沒有什麼要緊事情，他去候候他丈人的。請問小姐有什麼要緊事情麼？」

「我——他到丈人家去的麼？」她的聲音，驚駭而又似乎含希望不確實的意思。

「是的，大約下星期他總回來了。」

站在旁邊的奶媽，對湘雲指着女人道：「你倘然有什麼事情，儘可和她講；她就是少奶奶。」

湘雲彷彿中了什麼麻醉劑般的，默默地用悽愴而絕望，滿含處女性的眼光，對她望了望道：「噢！我並沒有什麼話說，我走了！我走了！」說着便失魂落魄似的，背過身體，一直走出大門。

在她背後幾條訝異的眼光，隨着送她上了街，直瞧着她的影兒冒着雨，在淋漓的人叢中隱滅了。

夏雨彷彿春雨似的，綿綿落個不住了；天氣也改變得失去了夏日應有的熱度；疾風在人門的頭頂上括過去，似乎大自然的一聲浩歎！

一九二五，七，廿一，初稿

春郊小品（二）

——芳邨唱晚——

蔣用宜

朝陽初升時，那穿着紅綠燦爛的衣裳的雄雞，喔喔

地提起牠清脆的聲喉，高啼起來；深林裏善於歌唱的小

鳥聽了，拍拍美麗的小翼，放開笛兒似的喉嚨，唱起那最

中聽的歌曲；在田裏工作的農夫，引起嗓子歡唱俚俗而

帶自然青韻的田歌；騎在牛背上的牧童，也橫着他的短

笛，抑揚頓挫，婉轉悠揚地吹他們最愛的漁樵耕讀；微風

過處，一切的紅花綠樹，聽到了這些好聽的音樂，無不搖

搖頭，默默地表示欣快和歡迎的態度。

穹廬似的大空，有時泛着魚鱗似的白雲；陌頭的細

柳，一絲絲是綠的；山旁的桃花，一朵朵是紅的；兩行綠柳

中間，夾着一道小小的溪流，一泓清澈可鑑的綠水，潺潺

地奏出自然的天籟；水裏的魚兒，游來游去，沒有絲毫的

憂慮：這是一幅多麼清靜幽雅的天然圖畫呀！

掠一掠覆額的短髮，整整衣襟，手牽着小弟弟，同着

一件天真爛漫的小伴侶，採着花，唱着歌，有時坐在溪旁

靜悄悄地看那些一羣一羣的魚兒，在水中游戲。牠們有

時忽的跳躍起來，水中「東」的一聲，起了一個大大的水

環；不一刻水又平靜了。——耳目所感到的，無一不飽含

着大自然的眞美，從不會聽到塵市上的人們爭權奪

利的怪聲，與夫那些戴着假面具，欺人欺己，蔑視人生的

醜態。

在夕陽最後的澹光中，蕩艇於遠山四圍，塔影映入

的湖上，高唱擊壤歌。似乎離開塵市有萬里之遙了！



上海商務印書館之

影戲事業

我國活動影戲事業本館實創其始所
 攝影片已出五十餘種概分社會教育
 時事風景四大類自建鉅大攝影場對
 於編劇導演佈景攝影諸端均有專家
 主持出品日益進步
 本館備有映演影戲機凡團體開會家
 庭喜慶均可代演影戲各地影戲院如
 有常期租演本館影片願立合同者本
 館亦極歡迎

■ 影片價目單承索即寄

出品要目

醉那遺恨 松柏綠 愛國傘 好兄弟 大義滅親 蓮花落 孝花金 荒山得 兩難 女子體育觀 臨江十節 北京雙蠟 浙江潮 廬山風景 四湖風景

商務印書館精印歷代碑帖

【秦漢碑】

- 明拓嶧山碑 一册四角
 明初拓史晨前後碑 一册三元
 宋拓夏承碑 一册三元
 宋拓漢婁壽碑 一册三元
 舊拓漢楊伯起碑 一册二元五角
 初拓曹景完碑 一册三元
 舊拓廣武將軍碑 一册三元
 漢碑隸體舉要 一册一角五分
- 【魏碑】
 初拓龔龍顏碑 一册五角
 宋拓張猛龍碑 一册三元
 初拓李超墓誌 一册二角五分
 初拓高湛墓誌 一册二角五分
- 【隋唐碑】
 初拓元公墓誌 一册三角五分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 一册三元
 宋拓皇甫君碑 一册二元
 宋拓孔祭酒碑 一册三元五角
 宋拓九成宮 一册四角

【宋元碑】

- 宋歐陽詢隸果舍利記 一册一元五角
 拓道場塔下舍利記 一册一元五角
- 初拓趙松雪道教碑 二册八角
 趙文太興國禪寺碑 一册八角
 敏書平
- 【晉唐帖】
 宋拓淳化閣帖 附釋 十册二十八元
 淳化閣帖 附釋 十册八角
 晉唐楷帖 一册六角
- 宋靖節草書真蹟 一册五角
 先生草書真蹟 一册五角
 宋拓王右軍書 一册三元五角
 宋拓蘭亭玉泉本 一册一元五角
 宋拓蘭亭宜城本 一册一元
 宋拓蘭亭王沈本 一册一元二角
- 【唐宋元明帖】
 褚遂良書兒寬贊 一册八分
 褚遂良書蘭亭序 一册八分
 馮承素書蘭亭序 一册三元六角
 舊拓薛刻書譜 一册三元六角

【魯公書告身】

- 顏魯公書告身 一册一元
 蘇東坡書赤壁賦 一册八分
 蘇東坡書武昌西山詩 一册八分
 蘇東坡書洞庭春色賦 一册一角
 黃山谷書松風閣詩 一册八分
 米海岳書天馬賦 一册八分
 趙文樞叔夜絕交書 一册一角
 趙文敏書感興詩 一册一角二分
 趙文敏書急就篇 附釋 一册一角二分
- 岳忠武書前後出師表 一册四角
 趙文敏書無永安堂記 一册八分
 王陽龍江留別詩 一册八分
 明書龍江留別詩 一册八分
 祝枝山書赤壁賦 一册一角
 祝枝山書兩鬼詩 一册一角
 南臨蘭亭絹本真蹟 一册一元六角
 顏魯公書裴將軍詩卷 一册一元
 蘇文天際烏雲帖 一册二元
 吳江天際烏雲帖 一册二元
 史刻天際烏雲帖 一册二元
 蘇東坡書懷素自敘 一册一元
 宋拓米襄陽行書 一册一元



夜 誤

(五幕劇) 續

顧仲彝譯

第五幕

佈景同上

海斯丁與一僕同上

海斯丁 你說你看見那個老婆兒和納維爾小姐坐了

車子去的，是麼？

僕 是的，少爺。他們是坐了驛車去的，湯納少爺是騎馬

的。現在也許走了三十多哩路了。

海斯丁 那末我的希望完了。

僕 是的，少爺。老馬洛勳士到來了。這半點鐘裏他們正

笑馬洛先生的錯誤呢。他們那邊來了。

(下)

海斯丁 我不能够見他。後花園的約，大概也沒有結果

的啦；時間倒差不多了。

(下)

却而斯馬洛勳士與哈特上

哈特 哈哈！哈哈！他高聲大氣的叫喚，正是這個樣子！

却而斯勳士 我想他對你都是這個樣子罷。

哈特 并且他或者看我有點比客棧老班高一等的神

氣也說不定。

却而斯勳士 是的，笛克，他當你是個非尋常的客棧老

班。哈哈！哈哈！

哈特 我現在真高興，想來想去都是快樂。是的，我的好

朋友，我們兩家結成親戚，把個人的友誼變了世傳

的了；雖則我女兒家財少些——

却而斯勳士 怎麼，笛克，你替我講起家產來了？我兒子的家產已足夠供給了，祇教有賢德的女孩子和他分快樂和增快樂罷了。假使他們真的相愛，像你所說的那末——

哈特 我對你說罷，他們真的相愛的。我的女兒親口和我說的。

却而斯勳士 但是你要知道女孩子總是喜歡誇耀自己的。

哈特 我見他很親熱的執着她的手；他在那裏來了，那你總可不說假使的了。

馬洛上

馬洛 爲我剛纔的奇怪舉動，我再來道歉一聲。我一想，到那無禮的樣子，總使我萬分不安。

哈特 不要說了，孩子，小事情。你看得太重了。止教我和小女笑了。一二點鐘，什麼事都過去了。她決不爲這事不歡喜你的。

馬洛 先生，她對我很客氣，我覺得很榮耀的。

哈特 客氣二字表得太冷，馬洛；我相信，你與她比客氣還要親熱多咧。你瞞我麼？

馬洛 真的，先生，我沒有這個快樂。

哈特 來，孩子，我是老了，但是對於這些事情，却——呀！——同你們年青人一樣的多。你們倆做點什麼事情，我都知道，不過默。

馬洛 先生，實在沒有什麼，我這方面不過表着十分的尊重，她方面表着嚴格的端恭。先生，我的傲慢，難道波及了全府麼？

哈特 傲慢！我不這樣說的——這又不是傲慢——雖則女孩兒喜歡鬧着玩，並且有時也打一點兒架。但是她並沒對我說起什麼笑話，那可以老實說的。

馬洛 我決不敢稱示輕浮。

哈特 好好，你規矩我很喜歡；但是這裏你太過分了，孩子。你不妨公開些。並且你爹爹和我更其要歡喜你。

了。

馬洛 我要死的，假使我——

哈特 我說她並不歡喜你；况且我知道你歡喜她的

馬洛 好先生——我實在，先生——

哈特 我倒不明白你什麼理由，有這成就眷族的機會，

却又不願意。

馬洛 你聽我說，先生——

哈特 你爹爹來此正爲撮合這段姻緣；我很表尊重的；

惟恐分鐘的遲延，或者要有變卦呢；所以——

馬洛 但是你爲什麼不肯聽我呢？我從來不敢在哈特

小姐前表示半點情意，就是情意的暗示，也沒有表

過——這些都是的的確確，着着實實的真話。我和

她止有一次談話，但是拘泥守規到不堪，一點也沒

有興趣。

哈特（旁語）他拘泥守規的討厭，又是使人不耐煩的。

却而斯勳士 你沒有把住他的手麼？沒有說什麼好聽

話麼？

馬洛 天是我見證，我祇爲服從你的吩咐纔來的。見了

那女人並沒感情作用，去了也無半點難捨。我希望

你不再責我不盡孝道了，也不再阻止我離開這裏

了；在這屋子內，我不知道受了多少羞辱。

（下）

却而斯勳士 他語氣這樣懇切，使我好奇怪呀。

哈特 而我則奇怪他竟是如此決絕。

却而斯勳士 我敢以生命名譽來保他的話是正確的。

哈特 我的女兒來了；我的快樂祇看她的話真不真了。

哈特小姐上

哈特 凱脫，這裏來，孩子。你老老實實的回答我，不要留

些在心裏不講；馬洛先生向你表過愛情麼？

哈特小姐 爹爹，你的問話太唐突了。但是你既叫我老

老實實的講，不要留點在心裏，我想他有過的。

哈特（向却而斯）你看。

却而斯勤士 小姐，我請問你，我的兒子和你有好幾次

談話，是麼？

哈特小姐 是的，先生，好幾次啦。

哈特 (向却而斯) 你看。

却而斯勤士 但是他表示感情麼？

哈特小姐 表示得多極了。

却而斯勤士 他講愛情麼？

哈特小姐 許多，先生。

却而斯勤士 奇怪！都是正式的麼？

哈特小姐 正式的。

哈特 現在，朋友，我希望你總可滿意了。

却而斯勤士 小姐，他舉動怎樣？

哈特小姐 像最崇拜女性的人一樣；說我面腔好看，說

他自己欠少德性，而我末這樣好那樣好；又說及他

的心，講了一篇短的悲痛演說，最後假裝着快樂的

樣子。

却而斯勤士 現在我完全相信了。我曉得他在女人中

間說話總是非常規矩，非常恭順。這樣的莽撞粗俗，

又大聲大氣的說話，我敢決定說，決不是他的樣子。

哈特小姐 那末，先生，當面證實我的話好麼？假使你和

我爹爹在這半點鐘裏藏在那個門簾背後，你就可

親聆他的情話了。

却而斯勤士 同意。假使真的如你所說，我於兒子的快

樂也可暫告終止了。

(下)

哈特小姐 假使他不是如我所說，那我的快樂也決難

有起頭了。

第二場佈景花園後

海斯丁上

海斯丁 我好呆等在這裏；他只怕和我鬧玩罷了。他從

沒有準時到過，我不等他了。我見的是什麼？正是他，

或者有我的情人的消息來了。

湯納上，足穿長靴，身濺污泥。

海斯丁 誠直的少爺！我現在知道你是信直的。這樣纔像朋友。

湯納 呀！我是你的朋友；若是你知道全事，我還是你最好的朋友咧。晚上騎馬討厭到不堪，比驛車的行李間還要震的利害些。

海斯丁 但是怎麼樣了？你在什麼地方離開他們的？他們都平安麼？進了屋子麼？

湯納 二個半鐘頭祇走了二十五哩路，真壞極了。可憐的畜牲也走得苦盡苦盡。我也真倒霉和這樣討厭的畜牲一起走了十來哩路；情願跟着狐狸，飛馬四十多哩；倒暢快多了。

海斯丁 噫，但是你在那裏和他們分離的？我急煞了。

湯納 離開他們？我在那裏遇見他們，就在那裏離開他們。呀？

海斯丁 這是謎話。

湯納 那末我說句話來你猜猜：繞此屋而走，繞此屋而

走，但不與此屋相觸。什麼意思？

海斯丁 我仍舊不明白。

湯納 朋友，就是這個意思：我引導他們迷了路了。彎曲一點說：在這五里以內沒有池沼泥潭的，但是他們都嘗過了。

海斯丁 哈哈！哈哈！我知道了；你引着他們繞屋一周。而他們還以為上前進行。所以你帶了他們回轉家來了。

湯納 你聽我。我先引他們到羽舖巷，陷入泥潭裏。於是再軋軋的經過高低山的石板上，又從那邊繞轉回來，安安穩穩的停在園後的馬沼旁邊。

海斯丁 我希望，沒有意外事麼？

湯納 沒有；祇有我的母親嚇得不了。她想離開家裏已有四十多哩遠了。她行得疲倦不堪，而馬亦勞乏得不能再爬一步。所以，假使你好馬已預備了，立刻和表妹走罷，我看一定沒有人來追你的。

海斯丁 我親愛的朋友，教我怎樣感謝你呢？

湯納 呀！現在末「親愛的朋友」咧，「高尚的少爺」咧，

個不住。剛才末「呆徒」「畜牲」亂罵，把我擠到狹路上去。我說這種樣子的奮鬥是可惡的。我走了一趟，你們就來恭維我，認我朋友。但是假使你們剛纔把我擠死了，你們恐怕要去恭維劊子手的了。

海斯丁 你責的很不差。但是我要立刻去安慰納維爾

小姐；假使你能制治你母親，我允許你照管那年青的。

湯納 不要怕我。她來了。快去！（海斯丁下）她剛從池裏

爬出來，腰部以下都溼污不堪；像海裏的人魚。

哈特夫人上

哈特夫人 呀，湯納，嚇煞了！怕極了！顛死了！難以復原的。

剛纔撞在山楂籬上，震得够了。

湯納 噯！姆姆，都是你的錯處。你要晚上跑走，而路徑却

一點不識。

哈特夫人 我希望我們再在家裏纔好。走得沒有多少

路，而所遇不測的事却這許多。陷在泥潭裏咧，滾在

陰溝裏咧，跌在水潭裏咧，撞在泥漿裏咧，而最後還是迷了路！湯納，你想我們在那裏了？

湯納 照我猜起來，約在碎頭地一帶，離家有四十多哩。

哈特夫人 呀，該死！呀，該死！全鄉最可怕的地方再有強

盜到來，一夜的苦處可說完全了。

湯納 不要怕，姆姆；不要怕。五個強盜已打死二個，還有

三個總不會找見我們的。不要怕。那邊有個人跳來

麼？不是，是一株樹。不要怕。

哈特夫人 我要嚇死了。

湯納 樹林背後有個黑帽子搖動着，你看見麼？

哈特夫人 呀，要命呀！

湯納 不是隻牛。不要怕，姆姆，不要怕。

哈特夫人 湯納，我看見一個人走來了。呀！真的真的！假

使被他看見了，不得了了。

湯納（旁語）精糕，蠻爺來散步了。（向她）呀！他是強盜，

手槍有臂樣長，很可怕的一個人！

哈特夫人 上天救我們罷！他走近來了。

湯納 你快躲在樹後面，讓我來對付他。假使有什麼危險，我會咳嗽，喊着「哼」。你聽我咳嗽，躲得好點。（哈

特夫人躲入內幕之樹後）

哈特上

哈特 我聽得有人喊救，或者我聽錯了。呀！湯納你麼。我

想不到你回來得這樣快。你姆姆和小姐平安麼？

湯納 很平安，爹爹到攀孀母家裏了。哼。

哈特夫人 （在樹後）呀！要命！危險來了。

哈特 四十三哩路止走了三點鐘，那有這樣快，孩子。

湯納 人家說，快馬誠心能將行途減短。哼。

哈特夫人 （在樹後）真的他不會傷害我兒子罷。

哈特 我聽得有人聲音，不曉得從那裏來的，我很喜歡

知道這個。

湯納 爹爹，這是我自己講給自己聽的聲音。我說四個

鐘頭走四十多哩路，成績很好的。哼。真的這樣。哼。曠野裏立得太久，不免要受寒氣；我們裏邊去罷，你請。哼。

哈特 假使你對自己說，爲何不回答自己。我很清楚是

二個聲音，我一定（高其聲）找出他來。

哈特夫人 （在樹後）呀！他來找我了。呀！

湯納 我告訴你，爹爹，你何必去呢？哼。我敢以身立誓，這

是真的——哼——我講給你聽，爹爹。（阻之行）

哈特 我對你說不要阻止我。我偏要去看一看。你要我

相信不成功的。

哈特夫人 （由樹後奔出）呀！救命！他要把我可愛的兒

子殺死了！這裏，好王爺，你害死我罷。我的銀錢，我的

性命，隨你拿去罷，放了這個年輕人罷；求你做做好事，

放了我的兒子罷。

哈特 我的妻子，我好好的，一個基督徒從那兒來，到

底什麼意思？

哈特夫人（跪下）好大王，可憐我們罷。錢咧表咧可都拿去，放了我們的命罷。好大王，我們決不告發你的，一定不會的。

哈特 我相信她失了知覺了。什麼，陶拉綏，你認得我麼？
哈特夫人 呀！哈特先生！我嚇得連你都不認識了。但是，我愛，那個會想到和你在此遙遠可怕的地方會面？你怎麼會跟我們來的？

哈特 陶拉綏，我想你沒有失了知覺罷。離家門不到四十碼路，怎麼說離家遙遠！（向湯納）又是你不要臉的無賴的惡作劇！（向哈特夫人）那扇大門你認得的，還有幾株桑樹在那邊；那個馬沼你曉得麼，吾愛？
哈特夫人 是的；馬沼我一世也不會忘記的；我快嚇死了。（向湯納）又是你害我的，不要臉的流氓！我來教你如何欺騙你母親，我願意教你。

湯納 姆姆，鄉內人說你教壞我的，所以今天有這樣的結果。

哈特夫人 我要教壞你，我願意（隨湯納下）
哈特 他回答的很有道理。
（下）

海斯丁與納維爾小姐上

海斯丁 我親愛的康斯登，為何你這樣仔細呀？假使我們遲了一分鐘，永遠要損失的呢。快一點決定；我們不久就可離開她的惡毒了。

納維爾小姐 我以為不能夠的。我的精神隨了顛沛的痛苦降低下去，不能再冒新險了。二三年的忍耐，總能達到快樂的一天的。

海斯丁 這樣討厭的遲延比變心還不如。我愛，快走罷！讓我們立刻到快樂的去處。財產不要了。愛情和滿意可得到的快樂，比皇上的收入還多。聽了我罷！

納維爾小姐 不，海斯丁，不。我心裏覺得明白多了，我要從我的智慧的。一時感情作用，雖則財產也不在眼裏，然而後來總究要極大懊悔的。我決定求哈特先生以慈悲公正的心教我。

海斯丁 但是他雖有此心而無此力，怎樣呢？

納維爾小姐 不過他有感化之力，我所依靠的就是這點。

海斯丁 那我沒有希望了。但是你既是一定要如此，我祇好勉強服從你了。

(下)

第三場佈景：屋內

却而斯馬洛勳士與哈特小姐上

却而斯勳士 我真不明白！假使你說的是對的，那我的兒子是有罪惡的。假使他的話是對的，那我要失了這樣好媳婦。

哈特小姐 承你過獎，我覺得很榮幸的；你能躲在我說的地方，就可聽他親口的真話了。他來了。

却而斯勳士 我去告訴你的父親，叫他也來聽。(下)

馬洛上

馬洛 雖則車馬預備好了，還得要到此地來告別一聲；到了現在的時候，纔知道離別的痛苦。

哈特小姐 (態度自然如舊) 我相信這種痛苦是不大的，

先生，不久就會消滅的。恐怕一天或二天之後，想到現在所想的，並沒有什麼價值，也沒有什麼不安了。

馬洛 (旁語) 這女孩子總把我的話來修改。(向她) 小姐那一定不然的；我心中已不知轉了多少念頭。我的驕傲已被感情軟化了。教育之不同，家父的憤怒和朋友的嘲笑，倒沒有十分在意，然而惟一回復原狀的方法祇有痛苦之告別了。

哈特小姐 那末去罷，先生；我也沒有話來強留你。然而我的家境和你特來會見的小姐，却一樣的好；教育，我希望也沒有什麼高下，那末沒有了財產，別的怎樣呢？我自己應得的德行，我照舊很滿足的；你剛纔對我說的話不過尋尋開心罷了，因為你嚴重的目標是在財產。

哈特與却而斯勳士從後上

却而斯勳士 這裏，簾子背後。

哈特 呀，呀，不要聲張；我和女兒約定，最後還要使他弄得莫名其妙。

馬洛 天理良心呀，小姐，財產是我最不在心上的。你的美貌最先奪我的目；因為那個能見這雙眼睛，不起感情的呢？我和你講話的時候，常常來偷看你的眼睛，而想像亦更正確了，意思也發得更強了。起頭當你是個鄉下樸實的姑娘，現在覺得你文雅而又清簡。起頭看你輕浮無恥，現在纔感得你又勇敢又天真，和有天生的賢德。

却而斯勳士 這算什麼意思？好奇怪！

哈特 我對你說是的，聽！

馬洛 現在我決定不去了，小姐；我知道我父親的辨別力很強的，一見了你，一定疑惑他稱讚的不切了。

哈特小姐 不，馬洛先生，你不願，也不能阻止你。我想我會爲了很少悔悟的親誼而感悲痛麼？你想我能得

到你所減少的快樂麼？

馬洛 總之這話很好，我不能有快樂，除非你允許我有快樂！我也決不悔悟，除非我不見你的賢德。雖和你志願違背，我也要留着；雖則你躲避我，我仍要表着很恭敬的殷勤，以贖我以前的輕浮舉動。

哈特小姐 先生，我請你止了罷。我們初認識時平淡無情，所以終止也可如此。或者剛纔可以給你尋尋開心；但是馬洛先生老實說罷，你想我肯和一個人，他當我底下人看待配合麼？你想我能得崇拜的人的忠實話麼？

馬洛 (跪下) 這樣可算忠實麼？這樣信得過麼？小姐，你現在愈顯出德行之高尚，增加我另眼看待你的誠心，也是增加我的昏亂。讓我繼續下去——

却而斯勳士 我不能再忍了。却而斯，你騙得我！好！這是你平淡無趣的會談麼？

哈特 你所諷嘲的事情！你的拘泥談話！現在你還有什

麼說？

馬洛 都好奇怪呀！算什麼意思？

哈特 這個意思：你能隨着高興說或不說；你和女人在私下談話，在公衆却一口不承認；你對我們這樣說，對我女兒又那樣說。

馬洛 女兒！——這個女人是你女兒？

哈特 是的，我獨養女兒——我的凱脫；否則那個呢？

馬洛 呀，魔鬼！

哈特小姐 是的，先生，真是那長長身材，橫波流盼的女人，你所喜歡的（鞠躬）；你對她說你是溫和謙恭的，嚴重人，又對她說你是勇敢不怕的人，在婦女會裏都叫你『好多嘴』哈哈！

馬洛 糟糕，不能忍下去了，比死還難過！

哈特小姐 先生，你的性情請允許我說說好麼？你膽小得很，眼光一直注在地上，說話輕得剛好使人聽得，而又不喜歡假貌佯笑；或是，高聲大氣，自傲自滿，和

迷人夫人老雞皮小姐坐談到早上三點鐘。是麼？

哈哈！

馬洛 呀，我該死的昏頭。我永不敢試爲無禮，而現在則被他們騙過了。我一定要去了。

哈特 你隨便怎樣不能去的。我明白這都是一時誤謬，現在可喜都清楚了。我對你說你不可去的。我知道她會救你一切的。凱脫，你原諒他麼？我們也原諒你的。不要怕，孩子。（俱向後退，哈特小姐仍指摘馬洛不已）

哈特夫人與湯納上

哈特夫人 所以，所以，他們已逃去了。讓他們去罷，我不管。

哈特 那個逃去了？

哈特夫人 我孝順的姪女兒和從城裏來的海斯丁

——就和我們的貴客一起到這裏的那個。

却而斯動士 那個誠直的喬奇海斯丁麼？他實在是

好的，那女孩子的眼光不差。

哈特 那末，我以此手爲誓，他們倆的配合，我很榮耀的。

哈特夫人 還好，她的人雖去了，她的財產還在這裏，這

點還可以安慰我們全家。

哈特 陶拉綏，你必不至於這樣貪利的啊？

哈特夫人 呀；這是我的事情，不關你事。

哈特 但是你要知道，假使你兒子成年之後，不喜歡娶

他表妹，那她的財產全在她自己權力之下。

哈特夫人 呀！但是他還沒成年，而她也決不想他會拒

絕的。

海斯丁與納維爾小姐上

哈特夫人 什麼？這樣快就回來了？我不喜歡。

海斯丁（向哈特）剛纔我和你的姪女私奔，現在的昏

亂就是我的報應了。我們現在回來，望你老人家以

公平的心慈悲我們。以前得了她父親的允許，我纔

和她認識，而我們倆心心相印，早已暗許終身了。

納維爾小姐 自從我爹爹身故後，因欲免除人家的欺

凌，總不敢以真心告人。有一時我感情用事，我財產

也不顧了，祇教能與所愛償借老之願，就滿意了。但

是現在我從妄想裏明白過來，止希望你老人家仁

慈，替我作主。

哈特夫人 休！休！這是近代小說末尾的哭訴聲。

哈特 你們現在回來，各求所當得，我很喜歡的；那事看

情形定罷。湯納孩子過來。我想配給你的那個，你要

不要？

湯納 我怎麼能表示拒絕呢？我知道我不成年不能表

示拒絕的，爹爹。

哈特 孩子，當時我們瞞你年紀，意思要引你上進的，是

我與你姆姆接洽好的。但是現在她既用之不當，我

當告訴你，你已成入三月了。

湯納 成年！我成年了，爹爹？

哈特 三月了。

湯納 那末你看我要用第一次的自由了。(執納維爾

小姐之手) 出席的人做我見證,我,某地安湯納冷

冰少爺,拒絕你,處女康斯登納維爾小姐,做我正式

合法的妻子。所以康斯登納維爾小姐可以嫁給隨

便那個他喜歡的人,而湯納冷冰仍舊是個自由人!

却而斯勳士 呀!勇敢的少爺!

海斯丁 可敬的朋友!

哈特夫人 不孝的兒子!

馬洛 快樂罷!我親愛的喬奇,我給你快樂罷!並且我要

放蕩說,假使你也能給我這個榮譽,我是世界上活

人中最快樂的了。

海斯丁 (向哈特小姐)來,小姐,現在你的計劃可說進

行到最後一幕了。我知道你是愛他的,而他,我決定

說,也愛你的,所以他是你的了。

哈特 (連馬洛與哈特小姐之手)我也這樣說。並且,馬

洛,假使她做你妻子有做我女兒那樣好,你永遠不

會懊悔的。現在吃飯去罷。明天將全鄉的窮人,都召

來觀禮,而夜誤之後,繼以快樂的早晨,何等有趣!孩

子,擋了她;你剛纔把她錯認了,往後我希望不要把

妻子也弄錯了。

(下)

(全劇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業餘

的好

伴侶

▼要知最近的學說潮流，政治趨向，和教育設施，請看下列雜誌：

▼下列各種，都是研究專門學科的雜誌，你所研究的，是那一種？

▼學生們，婦女們，少年們，兒童們，特別供給你們的雜誌，在這裏：

東方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三冊一元五角 全年廿四冊三元

教育雜誌 每冊一角五分
半年六冊八角 全年十二冊三元五角

新教育 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民鐸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教育彙刊 每冊二角
全年四冊每冊二角

革新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六冊一元六角

國學叢刊 每冊三角半
全年四冊一元二角

小說月報 每冊二角
半年六冊一元五分 全年十二冊二元

小說世界 每冊一角
一卷十三冊一元二角 半年廿六冊二元二角 全年五十二冊四元

史地學報 每冊三角
全年八冊二元一角

英文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六冊一元五分 全年十二冊二元

英語週刊 每冊三分
半年廿六冊七角八分 全年五十二冊一元五角

社會學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六冊一元六角

農學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八冊

兒童世界 每冊六分
一卷十三冊七角 半年廿六冊一元三角半 全年五十二冊二元五角

學藝雜誌 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兒童畫報 每冊八分
半年三冊八角 全年六冊一元六角

婦女雜誌 每冊二角
全年十二冊二元

科學雜誌 每冊二角半
半年六冊一元三角半 全年十二冊三元

兒童世界 每冊六分
一卷十三冊七角 半年廿六冊一元三角半 全年五十二冊二元五角

理化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二冊

學生雜誌 每冊角半
半年六冊八角 全年十二冊一元五角

少年雜誌 每冊一角
全年十二冊一元

少年雜誌 每冊一角
全年十二冊一元

少年雜誌 每冊一角
全年十二冊一元

婦女雜誌 每冊二角
全年十二冊二元

兒童世界 每冊六分
一卷十三冊七角 半年廿六冊一元三角半 全年五十二冊二元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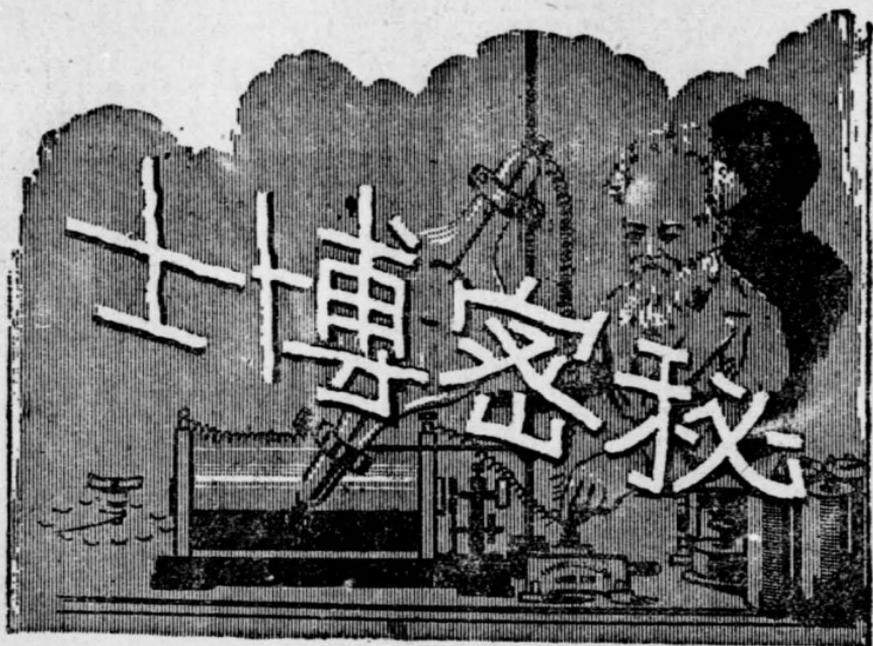
兒童畫報 每冊八分
半年三冊八角 全年六冊一元六角

少年雜誌 每冊一角
全年十二冊一元

婦女雜誌 每冊二角
全年十二冊二元

兒童世界 每冊六分
一卷十三冊七角 半年廿六冊一元三角半 全年五十二冊二元五角

兒童畫報 每冊八分
半年三冊八角 全年六冊一元六角



譯 芝 敏 。

By Clement Frezandié.

第三十一篇 吸力抵拒器

哈博士道。陸君。我又有了一種新發明。今日可以試驗給你瞧。這一種發明。簡直是空前所未有。是可在世界之上。開闢出一個新紀元來。你道是甚麼呢。原來我已發明了反射吸力的方法。陸君聽了這話。並不覺得驚奇。神色如常的道。博士。你要試驗給我瞧的。就是這個麼。沒有別的新奇頑意兒了嗎。哈博士道。你這話是怎麼說。我這新發明。已非常的新奇。你再要甚麼新奇的新奇呢。陸君。我想我這新發明物的偉大卓絕的價值。你必當未明白。所以有這等說法。要曉得他在事實上的功

能實在非常偉大。如今我先舉一咧。我這新發明物既實現之後。我們所有的運輸方法。必都將大大的改革一番。因為我能够隨意減輕物體的重量。用適宜的空氣波。把他們送到他們的目的地。說得詳細些。便是無論那一個人都能攜帶着他自家的飛機。隨意的往四下裏去。這飛機的式樣。當然和普通的飛機。大不相同。很像是一柄傘。是用我新發明的金屬。名叫「鑄錠勒密額姆」(castaluminum)的。製造成功。你若把這柄傘張開。你便可升到空中。機上再有一具推進器。你祇須踏動那類似自行車的脚踏板的機件。這推進器便活動起來。把你載往你心想前去的所在了。陸君。我這一種發明。委實是很不容易。我從許多各各不同的要點。潛心研究。研究的結果。這纔得到成功。……科學家瑪賈氏的學術。你或許會注意過的。他由於擺鐘試驗的結果。斷定倘有一堆鉛在此。四周圍以水銀。從鉛上發出的吸力的力量。比較不用水銀圍繞着。要薄弱一些。這個似乎也是證據之一。可是我用鉛和

水銀。試驗了好幾百次。却並未得到何等裨益。並未促進我的成功。於是我便再研究「干涉」。陸君。你或許曉得。倘有兩個聲音。因為受了「干涉」。便能互相毀滅。而自然無聲。倘有兩道光。受了「干涉」。也會互相毀滅。而黑暗無光。因此我便得到一種意念。我想兩種吸力。也許和聲音。光一樣。受着「干涉」後。便彼此消滅掉。但是我一時竟想不出一種吸力。用以消滅地球的吸力。後來我推想至再。這纔想着了吸磁力。我想吸磁力和地心吸力。根本上。必然相同。我倘能研究出反射吸磁力的方法。或許便能消滅掉地心吸力了。哈博士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道。陸君。我曾經對你說過。你當然當能記得。我已經發明出數百種新化學的化合。如合金。(上品金屬與下品金屬之混合)。物質的同素體。以致於新元素等等。在這許多新化合當中。我便得到一種新金屬。重量比較空氣再輕。我把他喚做鑄錠勒密額姆。因為這種新金屬。是用鑄錠(radium)和鋁(aluminum)。(譯音為亞勒密額姆)

能實在非常偉大。如今我先舉一咧。我這新發明物既實現之後。我們所有的運輸方法。必都將大大的改革一番。因為我能够隨意減輕物體的重量。用適宜的空氣波。把他們送到他們的目的地。說得詳細些。便是無論那一個人都能攜帶着他自家的飛機。隨意的往四下裏去。這飛機的式樣。當然和普通的飛機。大不相同。很像是一柄傘。是用我新發明的金屬。名叫「鐳錠勒密額姆」(radiumium)的。製造成功。你若把這柄傘張開。你便可升到空中。機上再有一具推進器。你祇須踏動那類似自行車的脚踏板的機件。這推進器便活動起來。把你載往你心想要去的所在了。陸君。我這一種發明。委實是很不容易。我從許多各各不同的要點。潛心研究。研究的結果。這纔得到成功。……科學家瑪賈氏的學術。你或許會注意過的。他由於擺錘試驗的結果。斷定倘有一堆鉛在此。四周圍以水銀。從鉛上發出的吸力的力量。比較不用水銀圍繞着。要薄弱一些。這個似乎也是證據之一。可是我用鉛和

水銀。試驗了好幾百次。却並未得到何等裨益。並未促進我的成功。於是我便再研究「干涉」。陸君。你或許曉得倘有兩個聲音。因為受了「干涉」。便能互相毀滅。而寂然無聲。倘有兩道光。受了「干涉」。也會互相毀滅。而黑暗無光。因此我便得到一種意念。我想兩種吸力。也許和聲音。光一樣。受着「干涉」後。便彼此消滅掉。但是我一時竟想不出一種吸力。用以消滅地球的吸力。後來我推想至再。這纔想着了吸磁力。我想吸磁力和地心吸力。根本上。必然相同。我倘能研究出反射吸磁力的方法。或許便能消滅掉地心吸力了。哈博士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再道。陸君。我曾經對你說過。你當然當能記得。我已經發明出數百種新化學的化合。如合金。(上品金屬與下品金屬之混合)。物質的同素體。以致於新元素等等。在這許多新化合當中。我便得到一種新金屬。重量比較空氣再輕。我把他喚做鐳錠勒密額姆。因為這種新金屬。是用鐳錠(radium)和鋁(aluminium)。(譯音為亞勒密額姆。)

混合而成。當時我雖祇造成了一格蘭姆。我聽他重量的輕微。却着實驚駭。因為他能够浮在空氣當中。倘不用東西牽住。他更能一直升上去。直抵到我工作室的天花板。因為這一層。我便移轉我的注意力。要製造多量的鍍錠勒密額姆了。當我第一次試驗這新金屬時。曾鬧了一個笑話。你橫豎不是外人。講給你聽。也不妨事。原來那一個新金屬。因他自動的要往上升。竟衝破了那隻裝他的玻璃瓶。好似一粒從鎗管中射出的鎗彈。這還不算。他升到了天花板時。竟然再穿過天花板。直向天空中升上去。我因為有了這一會的經驗。後來製造時。便格外留意。並決定製造小塊。然後再把許多小塊。混合到一起。關於這製造的詳情。說起來。話很長。絕非三言兩語。能夠解釋明白。而且我縱詳細的說出來。你或許仍不能完全了解。那末不如丟開不說。總而言之。我已發明了一種方法。能夠用我那新金屬。製造一種吸力抗拒器。這吸力抗拒器。是用幾張形似輪盤的薄片。拼合而成。薄片與薄片之間。儘

多空餘的地位。和這圖樣上所表明的一樣。這吸力抗拒器有甚麼用處呢。最簡單。最普通的。便是把一件分量很重的物件。放上了這些薄片。這物件便能升往空中去了。……這話說得太簡略了。你必不能明白。待我說得詳細些。你纔容易領會。先把幾張薄片。重疊在一起。再使他們旋轉起來。他們便能夠抗拒地心吸力。我便能夠在吸力抗拒器上。隨意的節制這物件的重量了。等到地心吸力已完全被抗拒時。這物件的全部。便升到空中。下面的積壓物。若佈置適當。更可很平穩的停留在空中。陸開聽到這裏。忍不住的說道。既然如此。大可用這方法。造成一輛特殊的車子。前往各大行星。遊歷一番去了。我想地心吸力。既已遭了抗拒。這車子當然不再受他的吸引。當然可以前往日球。或其他天空中的各星體了。哈博士笑着應道。這一定可以的。陸君。你大概已忘却了吸力的反道變化。正等了四方的距離罷。我們先講月球。月球的吸力。比較天空中任何的星體。都要強大。究竟怎樣強大。却是不

可測量的。我們祇曉得月球表面上的吸力是二·六五。便是倘有一個物體。落到月球表面的相近處。他墮落的速率。可以增到每秒鐘二尺六寸五分。因為月球的直徑。祇有二千里。像這一種物體。距離月球吸力的中心點。便祇有一千里。若論到地球。那就距離二十四萬里了。換句話說。便是我們從天空中任何的星體。能得到的對於一輛車子的最大的牽曳力。正等於下列的表式。

$$\frac{R^2}{X^2} = \frac{26.5}{X}$$

這表式中的S。是代表月球和地球的距離。R是代表月球的半徑。X是代表一輛車子需要的月球的吸力。你根據這表式研究。你便可覺察對於車子的月球的牽曳力。分數很小。祇有一寸地位的光景。陸開道。那末你何妨把這車子推上一下。使他行駛呢。哈博士道。這話不錯。但這着。當不是必須的。你要明白這當中的道理。你可穿上我這抗拒地心吸力的鞋子。你便可自家明白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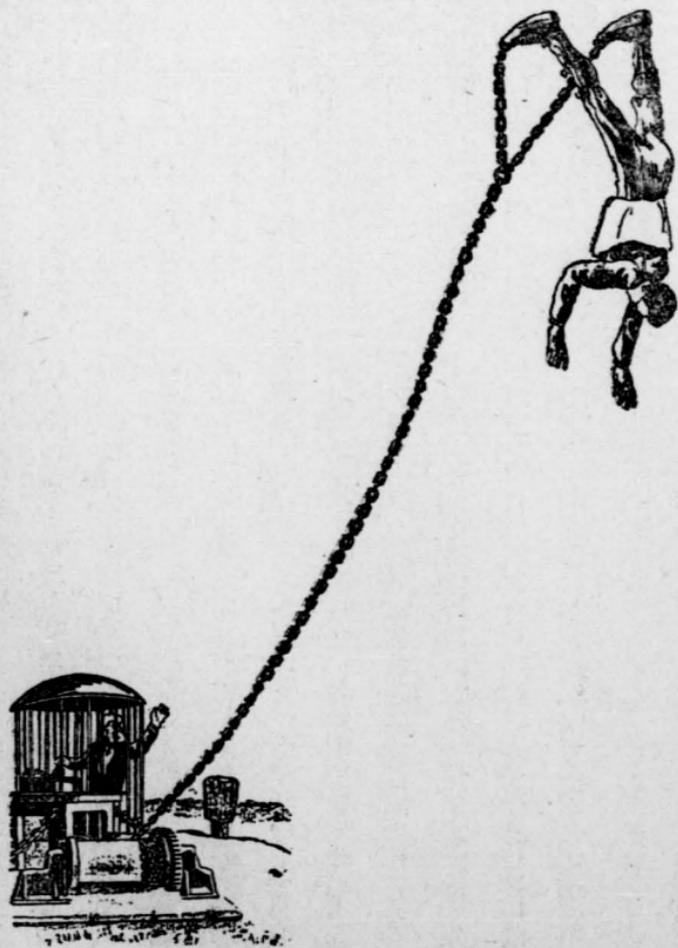
哈博士領着陸開。走到了一片廣場的中央。這裏放着一張桌子。用幾根粗重的練條。牢牢的扣在石頭的下面。桌子上面。放着一雙形式笨重的鞋子。他們二人。當即站在这桌旁。哈博士指着桌上的鞋子。說道。陸君。這便是我方纔所說的抗拒地心吸力的鞋子了。你可仰躺在這桌上。待我把這鞋子。縛在你的腳上。陸開問道。為甚麼要躺下呢。不能夠站着縛上嗎。哈博士答道。不是不能。祇因你尙未能和老鷹一般。一直的飛向空中去。陸君。你本是一個很好的孩子。你便依從我的話罷。陸開重重的哼了一聲。當即躺在桌上。哈博士先把一件金屬物。包裹住陸開的身體。再用一根堅強的練條。束縛起來。這練條的一端。是盤繞在一座絞盤上。然後哈博士再把那雙鞋子。縛在陸開的腳上。他自己又連忙跨進一隻放在地上的籠子。再高聲喊道。陸君。你都已準備好了嗎。陸開遲疑着應道。是……是的。……已準備好了。哈博士一壁格格的笑著。

一壁撤按一根槓桿。這一撤之後。這桌子立刻傾斜過去。使得陸開站起身來。同時鞋子 and 桌子間的纏絆。也已鬆

解。接着陸開覺得一陣風吹來。自家的兩脚。已離開了地面。身體直向空中飛去。當這飛上去時。身體是顛倒着。頭朝下。脚向天。絞盤上的鍊條也漸漸鬆放。一直放出了三十尺長。方纔停止。陸開高聲喊道。博士。放我下來。快些放我下來。我不能夠儘着這樣顛倒着。我體內的血液。都奔赴到我的頭部內了。哈博士道。曉得了。說時。又拉動第二根槓桿。那絞盤立刻便朝回旋轉。收回那鍊條。仍盤繞在上面。再把陸開放還到地面

上。那鞋子又和那桌子纏絆在一起。陸開也說不出甚麼話。祇高聲哼了一下。忙着拭去額頭上的汗珠。和整理好

衣服。想到方纔顛倒着懸在空中。仍覺得很是害怕。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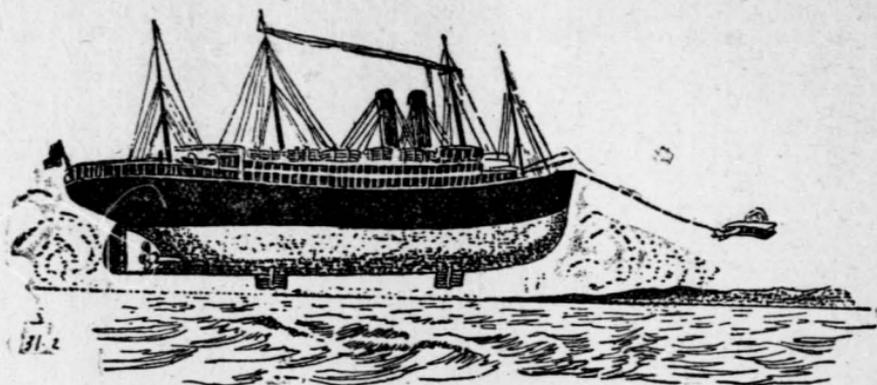
。去飛中空向直體身。面地了開離脚兩

兩口氣。纔說道。博士。你可是有意拿我作耍嗎。你既要教我親自試驗。方纔來時。你應該先告訴我一聲纔是呀。你這一種發明。我以為並無多大的價值。祇可以運到科尼島。作為一種遊戲器具。給那裏的人民頑耍。而且據我看來。除掉科尼島而外。你雖把這個作為遊戲器具。必也無人前來傾教。因為誰願意拿出錢來。顛倒着身體。懸在空中。像我方纔所受的那一種罪呢。哈博士安慰他道。陸君。這個請你莫介意。我因為預先對你說明。便不能使你非常的驚異了。陸開道。你我是老朋友。你發明的新事物。幾乎樣樣都會由我親自試驗。這正是你厚待我。我那有怪你的道理呢。博士。我可不明白了。我怎會升到空中去的呢。你不是曾說過。月球是不能牽曳我上去的呀。哈博士道。是的。你所以會得升到空中。並非由於月球。却是由於風呀。陸開道。風嗎。這話是甚麼意思呢。哈博士道。你聽我講。空氣的重量。一方寸約為十五鎊。在這一雙鞋子每隻的鞋底中。都放着一張鑄錠勒密額姆的薄片。當這薄片

成為垂直線時。在空氣當中。並不發生何等影響。但這鞋底一經成為近地平線了。他們便能使得地球的吸力。和他們上面的全行空氣。完全隔絕。因四周空氣的壓迫。並逼迫的這行空氣。擡高上去。而流來彌補的新空氣。又失掉了重量。於是便括起一陣大風了。你若不是有這鍊條牽扣着。包管把你吹到天空。陸君。這便是我的新發明。這新發明。行將使得運輸界中。發生大革命。陸君。我再有一種事實。顯示給你瞧看。便是人民和車輛。能夠很便利的越山過嶺。且不須花一文錢。哈博士說這話時。已從衣袋中。掏出一本袖珍簿。在這簿上。畫了一幅草圖。再道。陸君。你瞧這是一條道路。是從山的這一邊上去。再從山的那一邊下去。P字是代表一個旅客。或一輛車子。站在這條道路上。註着C字的所在。W字是代表一條鍊條下端的。一個雙輪盤。這雙輪盤順着這條道路。碾滾過去。道路的路上。便被碾出兩道凹線。好似鐵路的軌道一般。這旅客的肩頭上。若擱着一隻行囊。囊中祇須放着這抗拒地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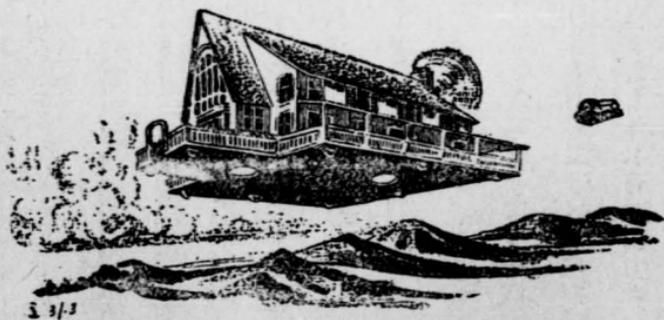
吸力的新金屬。行囊的外面。有一個關節。這關節可以使得這旅客有抗拒地球吸力的權能。抗拒分量的多量。也可以隨意。這旅客若順着旋轉這關節。他全身的重量。立時變得很輕。順着這條道路。飛騰到了山頂上。等到了山頂上後。他再逆轉這關節。多領受些地球吸力。他便又變得很重。溜下山的那一邊去了。他不須花一文錢。購買燃料。或他種的力量。祇利用吸力的關係。便可爬山越嶺。如履平地。陸君。你想想看。這是多麼便利而省儉啊。人既能夠如此。車輛當然也可以。所以商人們。用車輛轉運貨物。也可利用這方法。再則我們又不必花費若干金錢。修築道路。因為道路縱然高低不平。也絕不妨事的。陸君。我既得到了這種新發明。前途將有何等偉大的成績。你或許設想不到。總而言之。商界和工界中。必將因此發生絕大的革命。這是我敢斷言的。我記得在我發明這抗拒吸力的之前。我又曾研究過一種特殊的鐵路。這種特別的鐵路。是不用機車。却用一隻輕氣球。當做火車行駛的原動

力。當火車行到了下行的山坡時。便拋下輕氣球裏的沙囊。我再會利用過風箏。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方法。能使我隨着我的意思。上山或下山。而增加或減縮那風箏所表露的面積。因此我獲到的速率。便可把我載到山頂上的中立線了。再如倘有一隻船。船上滿載着貨物。不幸沈沒在水底。祇須把我這抗拒吸力的新金屬的薄片。從水的沿邊放下去。再使得他們流到那沈船的下面。便可毫不爲難。把那隻沈船。托浮到水面上來了。這種新金屬的薄片。對於船隻的功用。還不祇是這一樣。我再說一種。給你聽聽。譬如你有一隻船。裝滿了貨物。若利用這新金屬的薄片。抗拒地心吸力。這隻船便可升到水面上。一里的所在。再用一架飛機。牽曳着這隻船。於是便可在空中行船了。你如果需要更大的力量。不妨用一隻蒸汽拖船。拖着。你這隻貨船前行。因為拖船負有水的抗拒力。和一座橋樑差不多。而船隻在空中。是祇有空氣的抵抗力。驅策着前進。哈博士說到這裏。又停頓了一下。接着再道。我這吸



船隻這着曳牽。機飛架一用再

力抗拒器。對於建築家和其他種種方面。也都有很大的裨益。因為可以把一所房屋。由空中傳送。從這個城裏。送到那個城裏去。既然有了這傳送房屋的方法。那些建築家。不必再東奔西走。儘可擇定一個地方。建築成若干所房屋。築成之後。再隨着如房主的意思。分別傳送到各地方去。再則房屋既不固着在地面上。到了夏季裏。你要攜帶家眷。往某地方去避暑。便可連同房屋一併攜去了。然而這還不算希奇。我這種新發明。對於改造一座城池的功用。最是偉大驚人。可以在很短促的時間中。把一座老舊的城池。變成一座最新式的。因為可以利用我這新發明。把城中原有的古舊房屋。一齊送往鄉間去。再把



。去方地各到送傳別分。思意的主房各着隨

那些新式的房屋。傳送到這城中來。同時再留下寬闊的

街道。這一座城池的現狀。自然立刻變舊

爲新了。至於我這新發明物。對於戰事的

功用。事實上。簡直是沒有限制時。可以把

大炮。軍兵。子彈。和他種的軍需品。從空中

越過山峰。送到陣前應用。又可以使炮台

飛在空中。開砲轟擊敵軍。更可以把一座

炮台。轉送到敵軍根據地的中央。或他們

的鐵道上。絕斷他們的運輸之路。所以用

了我這新發明。可以不傷一兵。而使得敵

軍全部投降。而且是很容易的。……陸君。

現在我要把我收集的珠寶。取給你瞧。我

再要把我的空中快車。領你前去瞧看一

番。講到我這空中快車。你若聽見了他的

速率。定必咋舌稱奇。他能夠載運各種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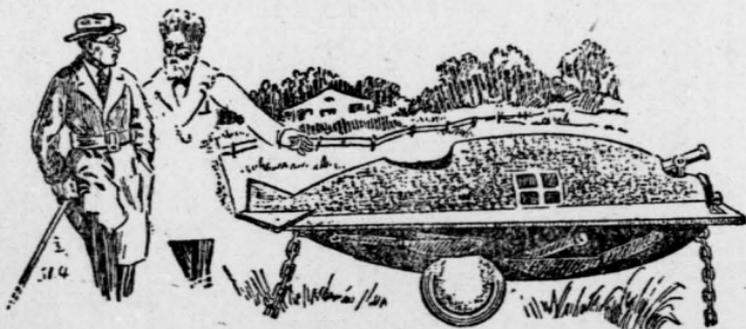
貨。從地球上的這一部份。運到那一部份去。速率是每小

時一千里。你想想看。這樣的速率。不是前此所未有嗎。

三

陸君這是我方所說的那空中快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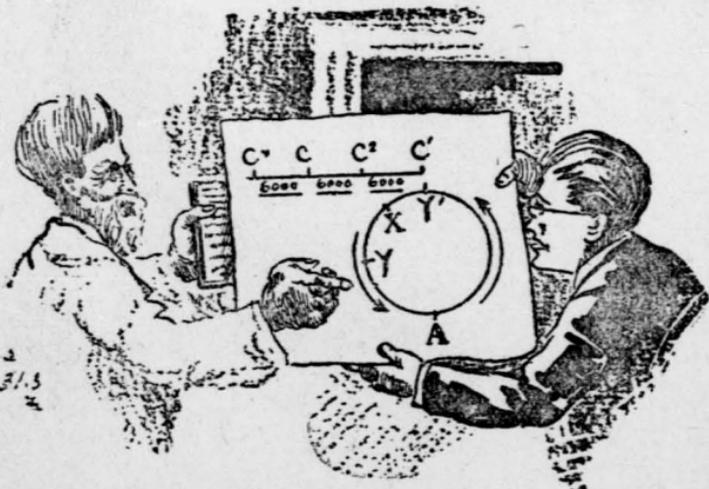
哈博士道。陸君。我想我已解決了價廉而迅速的轉運問題了。哈博士說這話時。已把陸開領到一處闊大的空場。場的中央。停着一輛長圓形的大車子。從車子的底部。又伸出一個較小的圓體。哈博士指着這輛車子。說道。陸君。這便是我方纔所說的那空中快車了。這輛車子。能夠抗拒吸力。每小時。能行一千里。而且不需一具推進器。或他種的摩托。他行駛的責任。是由吸力和反抗吸力。共同擔負。再則他需要的力量。雖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孩子。也能綽乎有裕的辦到。然而他的速率。却非常高大。相



聽了這輛車子。心中有何等的感想呢。陸開應道。博士。老實對你說。我對於這當中的情形。委實不懂得。並無何等

上面。這車子定能在那裏等着。等地球已旋轉過去。十二個小時後。這車子回落下來時。便可覺察澳洲正在一個

感想。你這車子的功用。和那越山的車子。是不是相同呢。哈博士道。主體上。是完全不同的。這輛車子的速率。和地球在地軸上旋轉的速率。正是相同。地球旋轉的速率。每小時。是一千里。這一層。你諒必曉得。陸君。當你在兒童時代時。諒必有一種懷疑。便是那班作十二個小時。輕氣球遊行的人們。當他們降落的當兒。怎麼自家並不覺察。是在反對極呢。這當中的理由。說出來。也很平常。因為空氣是在地球的四周流轉。那遺落在後的部分。是很少很少。自是我們若把一輛車子。升到空氣的



博士到這裏。便在那裏。上簿珍袖那在又便。裏到到說士博。下如樣圖。圖草副一了畫。

答道。陸君。我果曾說過這話。這一層。若要加以說明。又非

所在等候着。這所在正是這車子先後離開紐約的地方。換句話說。便是這車子並未前往澳洲。却是澳洲行向這車子來了。這一層。正是我空中快車功用的要旨啊。陸君。你瞧這個大圓體。正是我的車子。現在車中已裝滿了運往澳洲的商貨。大約本星期內。就將開駛前去了。陸開詰問道。博士。你不是曾經告訴過我。說是倘有一輛車子。離開了地球。他便可一直的飛射出去。速率是每小時一千里。和地球旋轉的方向正同嗎。哈博士

畫一張草圖不可了。哈博士說到這裏，便又在那袖珍簿上畫了一副草圖。圖樣如下。哈博士畫出草圖後，再朗聲說道：陸君，你瞧呀。這個圓圈，是代表地球。這兩個箭頭，是表示地球旋轉的方向。Y¹是當車子飛射出去時，紐約所在的地位。A¹是也在那時候澳洲的地位。C¹是車子剛正成直切線飛射出去時的地位。C²、C³和C⁴是車子每行了六個小時的地位。因為車子會受着地球每小時旋轉一千里的衝動，所以车子在六小時末，已行了六千里。到了C²、十二小時末，车子已到了C³。紐約的地位，却到了A¹。澳洲的地位，也到了Y¹。便是車子開始飛射出去的所在。這個自然。在這個時候以前，車中的乘客，必已讓車子領受地球的吸力。於是這車子便被吸回到一個新所在，便是X。而和澳洲相遇。老實說，我無論如何，絕不許車子離開地球一千里以外。因為我相信一千里以外空中的空氣，必已十分稀薄了。陸開又問道：博士，你不是又會告訴過我，說是车子又可以對於地球繞日的軌道，成一根切線。

飛射出去嗎？哈博士答道：是的。不過切線和軌道的本身，區別很微。祇須多領受一些地球的吸力。這很微的區別，便可很容易的混和咧。陸開又問道：這車身下面的小圓體，又是甚麼東西呢？哈博士道：這是安放積壓物的所在。他的功用，是當车子前行時，保持车子的平均。陸開道：我又想起一件事情來了。你可曾尋着一人，當做這車中的乘客嗎？哈博士道：我已尋着了。這人年纔十五歲。是我辦事處的僮僕。他名叫密格。姓司密司。

四

密格司密司，是哈博士的僮僕。年紀纔有十五歲。他的父親，決意要替他起一個別致的名字。不會和他人雷同。於是便把他喚做密格了。密格是天生的一位科學家。當他十二歲時，他便領悟出黃色和藍色。若混和在一起，便成爲綠色。他爲着實驗起見，便尋了兩個小孩子。先用黃色粉筆，塗在第一個小孩子的鼻頭上。再用藍色粉筆，塗在那一個小孩子的鼻頭上。然後勒令他們把鼻頭湊在

一起用力的磨擦。結果這兩個小孩子的鼻頭，便都變成了美麗的綠色。他到了十三歲那年，已謀到了一個職業。隨時省下錢來，拿去買了一支手鎗。私下動身前往西野地。要和那裏的印第安人開戰。但因事機不密，被他父親曉得。他剛正走了十五里路，便被他父親追上，當即捉回家。關禁在一間木屋中。他在這木屋中，足足站了兩天工夫。他非但不以為苦，且覺得站着比坐着再舒適呢。後來他到了十五歲，哈博士聽見了他的歷史，以為他既有這充分的望高心，和冒險的精神，必能把他養成一把有價值的助手。於是便僱用了他。後來哈博士又曉得他曾花了多少錢，去拜託一位公共的打字員，打了幾封情書，寄到哈博士的辦事處。他又有意地拿給同事們瞧着。信上寫的，那是一我最寶貴的愛人，『寄給你整千整萬的接吻。』等等的一派話頭。那些同事們見說，以為是真有其事。便都十分的艷羨他。這都是密格往常的瑣史。如今且按下不題。再說哈博士上次游歷月球時，密格曾要求同

往。哈博士不會答應，却允許他下次倘有機會，定帶他同行。所以這一次哈博士要利用反吸力的車子，前往澳洲。便決意派他前往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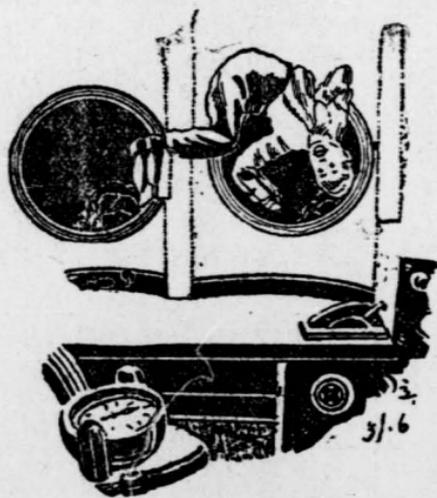
到了揀定的動身這一天，密格老早便來到辦事處。各事都準備妥當。衣袋中，並放着兩本書。大約是預備在路上閱讀的。陸開見了他，便問他道：「孩子，這一種旅行，是前所未有。你單身前往，不覺得害怕嗎？」密格不加思索，脫口應道：「害怕甚麼呀？他說了這一句話，及把嘴唇翹了一翹，表示他的英武。他不再說甚麼，便從車頂上的一扇門，跨到了車中。隨即反手把門關上。等到了預定的時間，車中的吸力抗拒器，便自動的關閉起來。於是上面的空氣，便變得更輕。車子隨即慢慢的上升。一直升到了空中。因為地球的吸力，越拒越遠。車行的速率，便漸漸的增加。陸開隨着哈博士，從那月臺上走了下來。說道：「我希望所有的危害，都莫臨到這孩子的身上。哈博士神情很懇切的，也這般說法。」

五

密格乘坐的這輛車子。升到了空中。密格覺得有趣極了。益覺得車子所以能夠這樣輕浮。完全由於拒絕了地球吸力的原故。不多一會工夫。車子離開地面。已有了二十

五里光景。因為地球的吸力。已完全拒絕。開車行的速率。便格外增快。每小時。約行一千里左右。這當兒。忽然發生了一種事實。密格不由得很是驚奇。原來他自然而然的。被推到車子西面的車壁上。這是由於雖在這樣高的空中。空氣已十分稀薄。

對於車子的進行。竟有一種抵抗的力量。對於密格自身。却是沒有。可是過了不多一會工夫。密格已把車子行到那無有抵抗力的所在去了。發來密格的重量。已完全消失。他便能够空中游泳。在車中游泳。當然更是可能的。



在車中游泳

事了。密格坐在車中。瞧見星和月。都仍在天空。已分辨不出甚麼時候是早晨。甚麼時候是晚間。因為地球的旋轉。已不能使他受着感觸了。他現在簡直和星月一般。從地球上瞧上來。他和空中的星體。一般無二。也是從東方升

上。往西方落下。每二十四小時。出現一次。

密格的車子。在空中約行了一個小時。密格便使車子漸漸感受地球的吸力。減慢車行的速率。等已行過了。一千里路程時。密格再把車子完全停住。並開始向地球上降落。降落的速率。是每秒鐘約三十二尺。當車中的速率表上。表明出向地球降落。每小時約一百里時。密格復又拒絕了吸力。讓車子用他已得到的速率。繼續的下降。後來車子離開地面。已祇有不多幾里。空氣已很濃厚。着實阻礙車子。密格便不得不再使車子。稍為再感受

着一些吸力。再增加速率。

這真是不幸的事。因為密格妨礙了哈博士的經過精密佈置的機械。結果便把哈博士的計劃完全推翻了。因為密格落地的所在。竟是印度。並非澳洲。哈博士不知道有這變故。仍非常盼望這輛車子和車中的商貨。安抵澳洲的消息。誰知却接到了下列的一封無線電報。

鬧出岔子來了。降落的地方。並非澳洲。却是印度。車子且已不知去向了。原來有許多印度人。不知利害的。閣上了那吸力抗拒器。車子便飛射出來。好似一道電光一般。此刻諒必已飛抵月球。並有一個印度人也隨着

車子同去了。你接到這電報後。請你趕速電匯若干錢來。再請你檢些偵探小說。從郵局寄到舊金山。好讓我在歸途中。資以消遣啊。

密格

著者按。今日之人類。固已能反射聲音。熱與光矣。而觀於各項之試驗。吸力之爲物。實亦與聲音。熱。光。及電氣。有密切之類似。然則吾人當亦可研究出某種之方法。用以抗拒吸力。而使任何物體。不受吸力之吸引。據吾觀之。此項抗拒吸力之方法。且甚繁多。如吸力抗拒器。或反射器。類皆可用也。

(第三十一篇完)

發財……麥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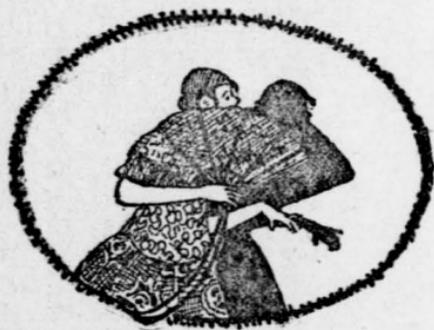
唐希賢

中文教員講到父母兩個字，便把英文字來解釋；將 father 念作發財，mother 念作麥

柴。全堂學生都爲之失笑！

折花小語

源 含



「花開須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這兩句詩。本來別有所指。現在卻借他來作本篇的引子。人們把花枝折下來。不外兩種目的。一種是移植。一種是玩賞。可以移植的花枝極少。像薔薇科各種。大概容易活些。其次是桃杏的一類。時間最好在黃梅時節。那乍晴乍陰的天氣。很適合插種。折要折得短些。起初幾天要遠離日光。泥土常使潮潤。這個工作。比什麼都辛苦。都麻煩。至於玩賞。似乎很簡單。沒有什麼研究了。但是小窗清供。也須向背生姿。低

昂得趣。否則便是老婦簪花。未見其美。愈形其醜了。

第一時候。折花須在清晨。曉露未溶。花容初醒。折下來不傷大體。等到太陽照得長久了。容易萎謝。晚上精神憔悴。更不相宜了。

第二部分。折花須揀枝杈繁密的部分。使本身不受影響。並且一株上只能折一枝。倘然胡亂折取。有損觀瞻。元氣也未免斲喪了。

第三姿勢。一種花有一種花的姿勢。有的取他高聳直上的。有的取他低極斜出的。有的取他繁花密葉。有的取他禿梗孤芳。總是要有些畫意纔好。

第四顏色。雜取幾種花枝。插在一起。必須顏色相配。深淺濃淡相襯。就是一種花。因着開放的早晚。顏色也有不同。應該鑑別一下。

折花賞玩。總是供在瓶裏的。瓶的形式和花的裝置。極有關係。顏色最好也要講究些。我們現在所用的花瓶。不外兩種。

一花瓶 放在應接室的和放在寫字間的也有分別。像天竹蠟梅垂絲海棠玉蘭桂花一類的花。放在應接室裏。來得合宜。用的是長頸大瓶。或者是甕式的。一來冠冕堂皇。二來足以顧盼四座。像月季木香紫藤萱花茉莉水仙一類的花。放在寫字間裏。覺得靜穆雅淡。至於裝開裏。須得揀芬芳四溢的來供養。長頸大瓶要折粗枝大葉。甕式的要折柔條紛披。倘然是古銅。顏色須揀情雅淡素。倘然是白磁。須配濃艷嬌媚。並且插的時候。也要端相姿態。或者要他苗條。或者要他挺拔。有葉的還要多少相稱。賓主可分。有時在繁英中間夾着一竿瘦竹。一枝枯荊。有時花下襯着幾層密葉。只在心領神會。覺得疏密得宜。高低有致就是了。

二花插 有的掛在壁上牆角。有的供上寫字檯大餐檯。質地也有古銅洋磁玻璃賽銀種種。總是插着五顏六色很複雜的花枝。並且是草本的洋花爲多。這種賞玩眼目。又和『膽瓶斜插一枝花』不同了。只要顏色新奇。

花朵繁茂。並沒有姿勢儀態可說。就是插上一枝垂柳。幾葉松針。也未嘗不可。不過花多了。吸收水量也六。一天兩天就容易枯萎。那些草花垂頭喪氣了。比木本的格外沒精神。還有一點小經驗。掛在壁上的須得有粉白的背景相襯。放在寫字檯上的。須得添一兩件小頑意兒。像古銅佛啊。石刻小像啊。方能相得益彰。花插的腰圍小。容水少。供養一兩天就要加水。否則便容易萎謝了。

古人說『花香不在多』。所以供在花瓶花插裏的。總以疏朗參差爲妙。住在城市裏。賃屋無多。那裏有隙地種花。就是種在盆裏。也要有向陽承覆的餘地。那麼向人家折一枝兩枝。向花舖買一束兩束。覺得輕而易舉了。像我們文字勞工。尤其需要這精神快慰。在文思枯窘的時候。雖非解語。至少可以排遣愁懷。實在也少不得他啊。

木本的。在未插以前。須把折斷處。向火上燻灼略焦。然後着水。可以長久些。含苞未放的。可以逐漸開放。最好到了

夜間。把他放在空庭。或是露台。燈火逼近。也容易薰黃。這都是供花的常識。

歲朝清供。是畫家的老脚本。天竹蠟梅是花攤所必備。以後可以按着時令。連接下去。『膽瓶不斷四時花』是何等有味的事。現在把容易買容易求到的花。排列在下面。

天竹 蠟梅 梅 蒼蘭 瑞香 桃 杏 櫻 石
蠟紅 玉蘭 山茶 薔薇 月季 繡球 洋菜
莉 蝴蝶花 十姊妹 做絲花 午時花 石榴
洛陽花 海棠 桂 菊 芙蓉

——完——

隨侯齋叢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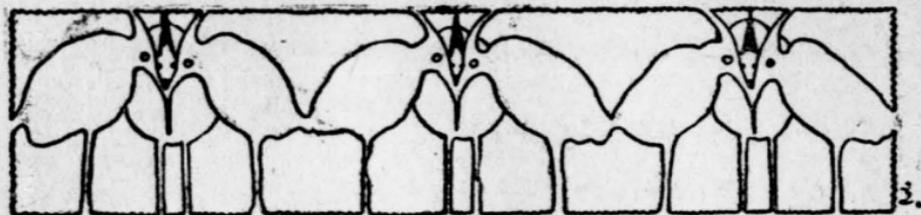
諸鵬飛

買東西

今人交易祇言買東西而不言南北。兔園冊載明思宗曾以此語詢詞臣。詞臣猝無以對。輔臣周延儒曰：南方屬火，北方屬水，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勿與者，此不待交易也。故惟言買東西，西奏對稱旨而堅。瓠集謂東主生發，西主收斂，取東作西成之意。此說較審。蓋市間物品或為天產，或為人製於東，作西收之，義為近。若謂水火無待乎交易，故不云南北，則今日之電燈及自來水，固亦須以錢相易者也。然則可云買南北矣。

西方釋夢錄

蔣春木



軍神 (Mars)

夢中見此戰爭之神。兆極不幸。主夢者之親戚與朋友中有爭論之事。婚姻不吉。且主有秘密刻毒之仇人。

小山 (Hills)

夢中登高峻之小山。而不及其巔。主一身勞碌。倘能至最高處。則主能富厚。

牧草 (Herbs)

牧草種類繁多。其兆不一。芳草如紫蘇。茴香等。主聰明。進步。發達。惡草如附子。野葫蘿蔔。及傷禽草等。主危險與窘迫。

無禮 (Offence)

夢中受人無禮之待遇。主將於自己情人。或知好友朋之中。有不快樂之改變。

海洋 (Ocean)

夢在海洋中乘風破浪。其時天氣晴和。兆極佳。主意志快樂。營業發達。經商獲利。倘其時風浪大作。主將被人反對。及損失錢物。

警察 (Police)

有體面之人。夢中倘被警察逮捕。主有不名譽之事發生。

錢袋 (Purse)

夢中見一金錢豐滿之錢袋。主佳運將來。及快樂之結婚。日後將族繁人多。

囚犯 (Prison)

夢中自己變一囚犯。主將結婚。其新婦(或新郎)與夢者久已相知。特素未戀愛耳。

工房 (Workhouse)

不論何人。夢自己移居工房之中。主將受領遺產。

我們爲甚麼要研究學問？

(一)學問與位置——學問增高，則位置亦增高。

(二)學問與薪俸——學問增加，則薪俸亦增加。

中國最良之通信教授機關

吾人既爲職業所羈，不克親到學校上課，可不設法求學以謀進步乎？函授學社係通信教授之機關，入函授學社者，可在家中或店中，於每日閑暇之時，研求學問，而不致妨礙其現在之職務。凡有志求學者，請即加入

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

- | 特色 | 別科 |
|--------|-------|
| ① 講義完美 | ① 國文科 |
| ② 教法精良 | ② 國語科 |
| ③ 答問詳明 | ③ 英文科 |
| ④ 學費低廉 | ④ 算學科 |
| | ⑤ 商業科 |

本社各科簡章，函索即寄。

報名處：

- (一)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報名處
(二)各省商務印書館分館

商務印書館精印

屏聯勝幅

新年

點綴必備
送禮佳品

另印價單
承索即寄

- 八 一 名人字畫選擇鄭重絕無贗鼎亂真
- 二 選用上等宜貢金箋色澤古雅歷久愈佳
- 三 印刷精良與真蹟絲毫不爽
- 四 設色俱聘名手生香活色妍雅絕倫
- 五 鈎金用上等赤金圖章用上等印泥經久不變
- 六 裝璜古雅堂幅軸頭用真紅木
- 七 種類各色俱全尺寸大小悉備
- 八 行銷既廣定價特別低廉

睡眠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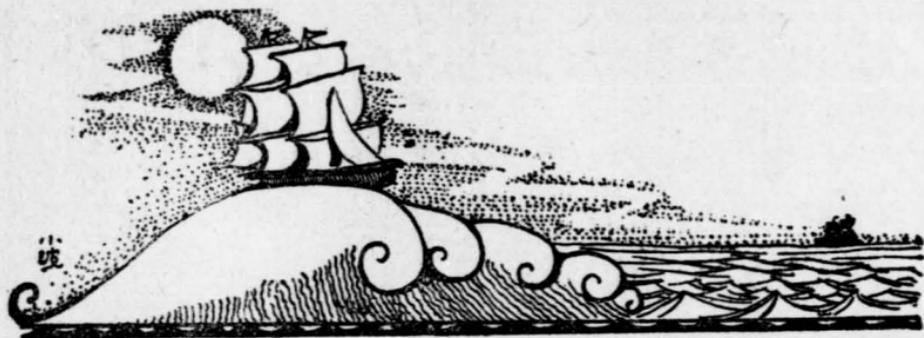
原名 The Subconscious Murderer
著者 By Nellie E. Gardner.

慕石譯

這位教授先生。突然的從衣袋中。取出手鎗就放。鎗聲一響。法庭上的衆人。都大吃一驚。律師和法警。立刻奔向他面前去。但他已經跌倒。太陽穴上。現出一個黑洞。從這洞中。隨即冒出鮮紅的血。那條潔白無瑕的領頭。頓時染成了淒厲的紅色。我也走到他身旁。灣下腰。按了他的脈息。隨即再站直了。心中暗想道。從愛蘭小時候起。便住在我們家裏的那人。難道便是這人麼。他便是我向來信任的那人麼。如今自殺而死的這人。正是那位科學家麼。我想到這裏。再掉頭去瞧我的女兒。伊仍站在法庭的那一面。臉色灰白。眼光板滯。呆呆的不知望着甚麼。這可見伊的腦思。必已昏亂不堪。不知道應該怎樣纔是。

這位教授先生。忽在法庭上自殺。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但這樁罪案。必可因而結束。愛蘭殺人的罪名。必可因而消釋。從此以後。我女兒的名譽。諒必可以恢復了罷。然而迦芬已死。屍身已於幾星期前。深深的埋入地下。又怎能挽救回來呢。

我仍回到我女兒的身邊。緊緊的握着伊的手。這是我的一種習慣。每逢伊扭傷了頸筋。或是刀傷了手指。又或跌壞了玩物。嗚嗚的哭到我面前來時。我都是這樣安慰伊。伊經我這樣安慰之後。立刻便住了哭。又高興起來。所以我們母女間的感情。向來十



分融洽。不論誰有甚麼事。都不曾隱瞞過誰。一年到頭。伊
既很是快活。我也和伊一樣。的快活。記得有一天夜裏。伊

兒結婚後。定能使我女兒萬分快樂。
後來有一天。我正坐在室裏。忽聽見外面迴廊中。鏗的一

走到我牀前。告訴我
伊很愛迦芬。並告訴
我們已訂下了婚
約。伊說這話時。又把
紅熱的嫩頰。緊緊靠
在我的頰上。再憨聲
說道。母親。我對迦芬
的愛情之深。怕你竟
測量不出。我見伊這
副嬌憨的神情。不由
得笑了出來。並把伊
抱在懷中。親熱了一



道哭的哀哀他着抱撲臂兩用並上椅的邊身芬迦在坐正關愛見

聲響。好像是鎗聲。便
連忙跳起身。奔到外
面。見愛蘭正坐在迦
芬身邊的椅上。並用
兩臂撲抱着他。哀哀
的哭道。我怎會幹出
這等事來。我再近前
一瞧。嚇得我魂飛天
外。原來迦芬已被鎗
擊死了。正是愛蘭擊
死他的麼。這是決然
不會的。諒必曾有一

會。以後每天夜裏。我和我女兒。都是做的愛情之夢。迦芬
的爲人。從小兒我便曉得。實在是個良好的少年。和我女

個歹人。溜進屋中。被迦芬聽見。上前去捉他。不幸被他
打死了。然而那時候。左近並無旁人。地上有一柄手鎗。又

正是愛蘭父親的。平常都裝足子彈。放在桌的抽屜中。由我保管着。我記得在十分鐘前。我曾走過他們旁邊。見他們一對情人。正緊靠着坐在一起。低低的講話。各人的臉上。都露出愉快的笑容。怎會過不多時。便發生這齣慘劇呢。當下我聽見愛蘭哭得很悲傷。並一再的說道。迦芬呀。誰叫我幹這事的呢。伊說了幾遍。便昏暈過去。不省人事。後來雖然蘇醒。知覺却竟模糊不清。這當中的情形。我自然一些不明白。愛蘭也未曾說出來。伊祇留下一個疑問。便是「誰叫我幹這事的呢。」這個疑問。雖然人人放在心中揣摩。但直到現在。竟無人能解釋得出。起初我原不相信我女兒會幹這等事。但已過了這許多日子。竟提不出一個反證。那個不可解答的疑問。仍依然存在。我也曾問過愛蘭。他們最後一刻的情況。伊回答我道。我們本很快樂。坐在一起閒談。和平常一樣。後來不知怎的。我忽見迦芬神情。似乎大變。臉色十分難看。我又聽不清他的聲音。這時候。我覺得有人牽動我。我便走到那桌旁。拉出那

隻抽屜。取出我父親的手鎗。然後便……迦芬儘着望住我。却不說甚麼。我怎會幹出這等事。我自己也不曉得。似乎有人吩咐我幹的。天呀。我動手的時候。距離他和我接吻時。不過祇有一分鐘呀。伊說到這裏。又放聲大哭。再說道。誰叫我幹這等事的呢。我祇有快些死罷。後來據獄卒的妻子告訴我。伊在獄中。日間固然哭個不住。夜裏也常常高聲哭出來。但除哭而外。並未說過甚麼。可以當做那疑問的答案。

今天忽有這意外的變動。這一樁殺人疑案。便可明白了。祇是這位老年教授。爲何要結果他們的性命呢。往常他似乎很愛他這兩個學生。並以父親巴望子女成人的熱心。希望這一對情人團結到老。那末怎會下這毒手呢。莫非他因老懷悽苦。不禁愛上了愛蘭麼。不過他平日的爲人。很是篤實。愛蘭的父親在世時。又很信任他。他似乎不會動這非分之想罷。這當中的真因。一時雖尚未能明瞭。但愛蘭所以會鎗殺情人。必是受了他的甚麼盡力。這已

是顯明的事實。至於他爲何要蠱惑愛蘭。幹這等慘事。自然祇有一個解釋。便是嫉妬。諒他必是真個愛上了愛蘭。又見他們的婚期。祇有不多幾個星期。感情便奮激起來。不由得設下這毒計。要使他們一對情人。中途分散。他本是一位科學大家。所設的毒計。自必和科學有關。所以纔能數不留一些痕跡。那般的奇巧。

當時我的心中。因記念着這許多事情。審判官宣判撤消本案的一段話。我竟未曾完全聽見。律師和陪審官。圍繞在我們身旁。祝賀我們。我也未曾聽見。我祇望着我女兒的臉。灰白慘厲。簡直無有生氣。後來我曉得本案已經撤消。我女兒已經無罪。心中雖寬慰一些。但想到迦芬已死。我女兒畢竟已陷入愁苦的境界。又覺心酸起來。在我們正預備走出法庭時。愛蘭忽飛步走到一張桌前。把桌上。一根黑色的小管子。拿了起來。隨即再往地板上。用力一擲。又放聲大哭。伊哭得非常傷心。竟致支持不住。倒身在椅上。自從這慘劇發生後。伊雖日夜哭泣。但都是乾號。並

無眼淚。此刻居然哭出眼淚來了。這一次。連審三天。在法庭上時。司梯森老醫生。都是坐在我們旁邊。每天退庭後。又都是他照料我們回去。如今他見愛蘭這般痛哭。便走上前去。一手按在伊頭上。那一手拍着伊的肩頭。喊着伊的乳名道。蘭尼。你索性痛哭一場罷。你抑鬱已久。若不發洩一下子。恐怕鬱出病來。蘭尼。你的嫌疑。現在已消除乾淨。此後你不必再抑鬱了。當下審判官（本是我們的隣舍）曼尼。司梯森醫生和我。也都忍不住的哭了。這當兒。有一位新聞記者。走了過來。向我招呼。問起今天早晨。送到法庭上的那物件。是從那裏來的。他說幸虧有這物件。愛蘭纔能卸脫罪名。他又問起這案的詳細情形。說是預備做一篇記事。在報紙上披露。這位記者。本是我一位好朋友的兒子。在這一個月中。他那報紙。又着實維護我們。而况我正想尋一個機會。把我女兒已經宣判無罪的事。張揚開去。好給大眾曉得。難得這記者自己尋來。我便決定趁司梯森正安慰我女兒的當兒。把這全部歷史。講給

他聽。當下我便坐在一旁。對他說道。有一年的夏天。我丈夫和我。同往德國旅行。遇見了這位希曼教授。那時候。他年紀還輕。尚未結婚。正在學校中。研究科學。見人講話。很是害燥。完全是一個未經世故的少年。在我們和他第一次見面時。他曾對我們談起。因為因居在學校中的時候太多。精神上很覺煩苦。很想獨自住在外面。我們並和他約定。來年到我們家裏來。到了第二年。他果然踐約而來。因此兩下裏的友誼。便漸漸深切。後來在愛蘭三歲的那一年。我們攜帶着伊。同到歐洲去。又遇見這希曼教授。大家盤桓了好多時日。方纔分別。又過了兩年。希曼教授第二次來遊美洲。我們便請他住在我們家裏。充任愛蘭的教師。他的學識。果然高明。文學科學音樂和美術。無一不精。正是我們所要物色的人才。我們自然便聘請他了。這是十六年前的事。到了第二年。愛蘭的父親。不幸去世。我因為愛蘭的父親平日很信任他。仍請他住在我們家裏。教導愛蘭。幫助我領伊成人。這樣一連過了好幾年。都是

很安寧的過去。愛蘭的學術。進步得很快。記憶之學。更是常人所莫及。古代歷史中的事。伊都記得清清楚楚。更有許多曲譜。也記得瞭如指掌。不必眼睛望着。能穀歌唱。能在琴上彈出來。愛蘭的記憶之學。能有這種神速的進步。這不能不歸功於希曼教授的睡眠教授機。這睡眠教授機。是一種科學機械。是歐洲的出品。據希曼教授告訴我。發明這機械的人。真姓名無人曉得。祇曉得他的奇異的暗號。是 S T K G G。這種機械。不是人人會用的。會得利用的。祇有不多幾位科學家。希曼教授並囑咐我。他有這種機械。莫對外人說起。我在外人面前。自然一概不提。他見愛蘭有這進步。很是得意。我也正因他有這功勞。便替他把那件事緊守秘密了。講到那種機械。很有興趣。機上有一根細長管子。管上繞着一道長狹的薄膜。每天夜裏。先把這管子放在愛蘭牀旁的一張架子上。等愛蘭睡熟之後。再把一根雙層的皮帶。繞在伊的頭上。帶上有兩塊金屬物的圓片。剛正按在伊的太陽穴上。然後再使那管

上的薄膜——這薄膜完全是黑色。祇有一道白色透明的浪形線。橫過薄膜的中心點。——附着在那睡眠教授機上。再扭轉開關機。使電流通行。於是那浪形線便發生波動。這波動力便又直接的達到酣睡的我女兒的腦中。伊感受着這波動力。便會立刻做夢。便會在夢境中讀起書來。所以伊的學術。都是在夜裏。由這種方法學習來的。至於日間。不過彈彈披霞娜游泳。拍網球。和騎馬罷了。副知覺心靈。我想你必懂得。那便是睡眠教授機的第一個



4.2.

請到那種機械很有趣

作用。在幾世紀前。本已有人發明。說是人當睡時。用某種方法。能使他的腦筋。受着感應。譬如把一件重物。放在他的胸前。他必夢見胸前放着一件重物。若把熱的或冷的物件。放在他的手上。他必夢見他的手被水燙了。或是結成了冰。若脫去他周身的衣服。他必夢見裸體在雪地上行走。這是甚麼道理呢。不過是外界的感覺。印入他的副知覺腦筋罷了。87 K 6 G. 發明那種機器。諒必正是根據這一種理解。把字句直接傳送到睡人的腦中。腦中便

受着感應。第二天早晨。一字一句。固能記得清楚。而且再也不會忘却。據愛蘭告訴我。一天天的過去。那所受的印象。非但不會模糊。而且更加深切。伊又說。凡是在睡夢中。用那種方法。心中所受的印象。比較日間醒着時所受的。要深切到五倍以上。不過對於某種學術。若是不願意學習的。那就不容易受着感應了。就如愛蘭對於生物學。向來覺得厭煩。雖也用那種方法教授。却一連幾個星期。伊纔能記得。更有一件奇事。是希曼教授再三囑咐的。凡是愛蘭在睡夢中。用那種方法記熟的功課。醒着時。萬萬不可拿書來復讀。否則伊的心理力。必大受損害。從此以後。雖用那種方法教授伊。必然毫無效驗了。這話很是希奇。他又不肯說明當中的道理。便越發使我狐疑不解。祇因我素來佩服他的學問。也不敢不依從他。每夜這樣教授。一連足有十年工夫。除掉伊住在朋友家外。每夜我都是坐在伊的臥室中。雖是瞌睡。也勉強支持。等伊睡去。伊從小兒便好睡。上牀睡着後。不到第二天早上。是不會醒的。

我耐心守候。聽伊的呼吸。曉得伊已睡熟了。便蹣手蹣腳。走到伊牀前。把那根皮帶。繞在伊的頭上。再把那管子上的薄膜。附着到睡眠教授機上。那管子是由希曼教授自己掉換。每一根管子。大概用一個星期。他說這樣愛蘭可以記得清楚些。倘若用過一次。已間隔了多少時候。雖記得清。却也不能複用了。他掉換管子。都是在三層樓上他的研究室中。不許旁人進去。往往要忙幾個小時。方纔交給我。預備夜間使用。在好幾年前。有一天夜裏。我曾把那皮帶。繞在自己頭上。凝神細聽。但那浪形線的波動力。竟不能達到我知覺完全的腦筋上。因此我很相信那種怪異的機器。祇對於副知覺心靈。纔能發生效力。至於方纔在法庭上的試驗。那管子上的薄膜。更能附着在一具真空管的放大器上。薄膜上的浪形線。更能發出講話的字句。法庭中人都能聽見。這却是第一次曉得。希曼教授從未對我說起過。哈列森這人。你諒必曉得。愛蘭雖和迦芬訂下婚約。他對伊的感情。却仍和先前一樣的融洽。自從

伊遭了這禍事後。他無時無刻。不忙着設法救伊。他曾斷定愛蘭所以開鎗擊死迦芬。決非出於本心。必是受着了甚麼意外的蠱惑。他雖這樣說。無如沒有一些證據。而迦芬被愛蘭擊死。却是真情。愛蘭自己也承認開鎗的人正是伊。那末他這一句空話。和伊有何裨益呢。但哈列森自信堅強。他以為一時雖查不出甚麼證據。始終必能把愛蘭救出來的。他便拿定主意。積極進行。在他進行的當兒。並不像那些普通的偵探。四下裏去查問情形。便是對於愛蘭本人。也不多問甚麼。其實問也無益。因為愛蘭回答外人的話。都是「誰叫我幹這事的。我不能說出。」有一天。哈列森特地到我家裏來。叫我把自從希曼教授來時起。愛蘭怎樣受他的教育。所有的情形。一一講給他聽。當下我便原原本本。告訴給他。足足講了好幾個小時。起初他聽我講。神情很是冷淡。後來聽到了睡眠教授機。立刻神經興奮。從椅上。直跳起來。高聲道。我的上帝呀。赫汀頓夫人呀。你先前為何不告訴我呢。其實我怎能想到那

教授學問的機器。和這殺人的兇案。會有關係呢。哈列森又叫我領他去瞧那睡眠教授機。和最近用的幾根管子。他又把那兩塊金屬物圓片。仔細瞧看。再按在他的太陽穴上。可是並不聽見甚麼。後來他又把他的弟弟領來。等他弟弟睡熟了。把那根皮帶繞在他弟弟的頭上。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弟弟說一些也不記得了。他這第一次試驗。雖毫無結果。他却決不失望。哈列森作這種的試驗。希曼教授自然不曉得。在這往後的幾個星期。他的神情。仍和往常一樣寧靜。他見我到獄中去瞧看愛蘭。常常隨我同去。我們從獄中回出時。他又常常和愛蘭接吻。向伊告別。自從愛蘭長成人後。我從未見他吻過伊。如今忽然見了。雖覺得希奇。但想到他平日待遇愛蘭。簡直當做他自己的女兒。也許因伊身陷牢獄。有意做出這親熱的神情。安慰伊的。我便也不介意。但有一事。令我非常奇異。便是愛蘭回吻他時。有時候竟十分親切。這個和伊往常的性情。大大的不合。因為伊向來性情冷靜。又是很有自

制力的。但我又想愛蘭必是因爲情人慘死。中心抑鬱已極。神經不免錯亂。以致有這失常的行爲。又或伊也把他當做父親看待。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啊。

在哈列森積極進行的時候。愛蘭身在獄中。並無甚麼變動。伊曾對我說過。事已如此。伊很願抵償迦芬的性命。並希望早日執行。免得悶在獄中。過那淒苦的生活。伊這番話。我曾告訴給哈列森。他說必不會這樣。愛蘭遲早總有安全出獄的一天。他又不分晝夜。想查出一個證據。好證明這鎗殺案的發生。實在是受了一種盡力的驅使。他再到我家裏來。把最近所用的幾根管子。都攜往城裏去。因爲他有一位同學。在城裏組織了一處規模美備的科學研究所。他把這幾根管子。託那同學研究。他說倘能在那管子上的薄膜中。尋出箇中的祕密。這樁疑案。便可有明瞭的答案了。他雖這般說。可是一連過了好多天。他那位同學。竟尋不出一些證據。眼看着判決的日子。又已逼近。哈列森急得甚麼似的。希曼教授的神情。也越發興奮。

愛蘭却越發沈默了。至於我自己。覺得已絕無挽救之望。然而哈列森的希望之心。仍不斷絕。他說情勢雖然險惡。但尙未到絕境。在終審日以前。倘能查出甚麼證據。那固然是最好的事。萬一仍未查出。祇須愛蘭在審判官前。莫一口承認。稍爲說幾句猶疑的話。我想陪審官爲鄭重起見。必不許當日判決。預備再仔細的審察一番。那末我們便可得着幾天的工夫。作最後的奮鬥了。他這話原是不錯。誰知今天開審時。愛蘭仍照先前所說的話。複說了一遍。語意堅決。毫無猶疑。那末伊的罪名。自然完全成立。那裏還有生還的望呢。

今天早晨。你也在法庭上面。諒必曾聽見忽有一人。手中提着一個大包裹。走到法庭上。忙忙的把哈列森喚到外面去。我們雖不認識那人是誰。但見他在這時候跑來。又急急的把哈列森喚出去。諒必是爲着本案的事。特來和哈列森商量的。所以我們很盼望哈列森快些回來。把他們商量的結果。報告出來。過不多會。哈列森果和那人同

到庭上。哈列森得意的神情。諒你必曾聽見。他們二人當

線電的真空管。和一具證券報價機。這兩種機械。併合在

即走到被告律師席前。被告律

師隨即站起身。請求審判官準

許他呈上重要而緊急的證據。

並當庭試驗。那時候。希曼教授

的恐慌神情。諒你必也聽見。他

本坐在我身旁。臉色灰白。嘴唇

也失了血色。忽霍的站起來。想

走出去。哈列森真個敏捷。立刻

向審判官請求。審判官便吩咐

一個法警。走過來。把他攔住。這

番情形。你可曾聽見麼。後來哈

列森又要求審判官。準許他那

同學。試驗本案的重要證據。審

判官自然答應。他那位同學。便



審判官便吩咐一個法警走過來把他攔住

十
一起。便能把那薄膜——是

附着在睡眠教授機上那管

子上的薄膜。——上的思想

波。變為聲波。再從一隻喇叭

中。發出清晰的句語。法庭上

的人。都能聽見。於是那薄膜

上的浪形線和那兩塊金屬

物片的祕密。便都暴露了。我

們這纔曉得最近一個月中

——正是愛蘭婚期前的一

個月。——愛蘭每夜領教的

功課。大多數都是熱烈的愛

情詩。青年女子。常常讀着這

種愛情詩。伊的腦中。最容易

解開那大包裏。取出一副機械來。這機械是一套聯合無

發生奮激的幻覺。內中有一首詩。是布勞林氏的抒情詩。

從那喇叭中一句句的讀出來。讀完之後。並不停止。仍發出一種遲緩而清晰的語句。說道。手鎗。擊死迦芬。我愛你。手鎗。擊死迦芬。我愛你。這時候。愛蘭高聲大哭。哈列森又對審判官道。根據法律。我請求堂上逮捕希曼教授。他正是害死迦芬的兇手啊。但那個德國教授很是迅速。用懇求的眼光。望了愛蘭一望。便從衣袋中掏出手鎗。自家擊

死了。這樣看來。我竟是一個不知真情的同謀人啊。發明這睡眠教授機的人。本是爲着促進科學。造福人們的。不料這希曼教授竟利用他。當做殺人的利器。這真是睡眠教授機的不幸。而我竟會參預其間。我怎能寬恕我自己。這一場驚慌恐怖。我又怎會忘却呢。

(完)

無有什麼

李冰

弟弟問哥哥：「做什麼有許多人家門上都寫着英文字無有(No)。
他到底無有什麼？」

哥哥想了一想道：「他們大蓋是回絕外國叫花子說：我家無有開發之意罷。」

商務印書館自製



教育玩具

本館製造各種教育
玩具類皆切合兒童
心理質料堅固構造
精巧兒童撫弄日久
足以啓發心靈強健
體格近經銳意改良
足與舶來諸品並駕
齊驅而定價則低廉
數倍以之作饋贈禮
物亦甚相宜

各種積木
構造木材
各種六面畫
鉛製玩具
各種弈棋
體育遊戲
數字遊戲
手工用品
幼稚恩物

教育玩具目錄
承索即寄



獨幕 應接室

烟 橋

【背景】 中等學校之應接室。

【登場人物】 校長（四十許人日本式短鬚常吸

雪茄煙） 英文教員（三十許人西裝） 國文

教員（五十許人） 學生甲（髮向後披衣袖大

而短樹膠底皮鞋極有光澤） 學生乙（髮平頂

布鞋） 女賓甲（裝飾極穠麗時新） 女賓乙

（裝飾極雅素大方） 老婦（五十以外年紀布

衣扶杖） 男賓甲（賭徒） 男賓乙（旅館茶

房） 男賓丙（省視學） 男賓丁（紳士）

（說明）幕啓國文教員與女賓甲對坐室中

（國）（傲然的態度）女士。依我看來。還是免了罷。

（女甲）先生。這件事和我名譽有關。名譽是第二生命。所

以非要向他。問一個明白不可。家嚴也知道了。並且這

篇作品。還是他先發見的。所以他非常憤怒。甚至要把

手鎗給他吃。我說。且慢性急。讓我到學校裏碰見他自
己。問他究竟含有什麼意思。要侮辱我……

（國）（立起來）侮辱兩字。未免言之過甚了。我們原情立
論。至多是遊戲文章啊。不能算得一件正經事。

（女甲）我對他並不要怎樣難爲他。只要和我見見面。我
和他說幾句話就是了。爲什麼先生要盡力的替他遮
蓋呢。

（國）（很忸怩）不他又不是我的兒子。我用不着遮蓋。
既然女士一定要他來見。不妨喚他出來啊。

大踱下。

（女甲）（微微的暗笑。有不屑的神氣。時時對着衣鏡顧
盼）

學生乙上。頗遽巡。若有所憚。

（女甲）（目光向來人直射頓時露嚴重的神氣）

英文教員接踵上向女賓甲點首女賓甲答禮甚恭

(英)密斯。(指學生乙)他就是密斯所要見的人。

(女甲)(微笑)我道是怎樣一個了不得的人原來也不

過……

(英)密斯。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的。我一時記不起了。但

是我可以斷定。決是見過一面的。

(女甲)先生曾經到過我們家裏罷。

(英)不。我記起來了。密斯是不是在電光影戲公司做過

事體的。

(女甲)(面有得色)是的非但做過。簡直從創辦到現在。

始終沒有離開過。

(英)噢。我實在沒有功夫。倘然我時常看影戲。一定知道

密斯是中國的女明星了。

學生乙呆立在兩人之前欲言復止者屢

(學生乙)我做這篇稿子。也是羨慕密斯。崇拜密斯。至於

說密斯是交際之花。更是極顯著的頌揚。絲毫沒有惡

意。此外那一句有侮辱的可能呢。

(女甲)這些話並不重要。我所要問的X Y Z是誰。

學生乙這是我理想中的一個人。並沒有所指。

(英)(大笑)X Y Z是算學中的未知數啊

(女甲)(取巾掩口吃吃笑)滑稽滑稽。

學生甲從窗外走過。對室中窺探。竚立不走。卻與女賓

甲四眼相射。英文教員見狀。頗露妬意。

(英)(努嘴向學生甲示意)快要上課了。今天有考試呢。

學生甲不理。

(學生乙)密斯已經諒解了麼。我要上課去了。

(女甲)(迴轉視線)沒有什麼諒解不諒解。不過我的父

親脾氣怪不好。他說也要到這裏來。見校長。等他來了

再說。

學生乙下。很詫異忽歸平淡。學生甲走來拉臂密語而

去。

(女甲)先生。方纔窗外立的那個學生。是誰。似乎我認識

他的。並且似乎是親戚。但是我也急切記不起來了。先生知道麼。

(英)這裏學生很多。我只教最高的兩級。大概他是初年級的學生。所以我實在不知道他是誰。

鈴聲遠振。

(英)密斯。我也要上課去了。再會。

(女甲)再會。

英文教員向右下男賓丁由左上見女賓甲點首

(男丁)女士也是找學生麼

(女甲)是的。

(男丁)我是找校長。校長是我的同學。和我很熟。我時常到這裏來。和他談天。啊。女士在那裏讀書。大約聖齋兒女學罷。聖齋兒女學的跳舞很好。唱歌也不錯。我有一個姪孫女。也在那裏讀書……

(女甲)噯。但是我並不在聖齋兒女學。

(男丁)不錯我實在事體多。記憶力竟一塌糊塗。女士是

在影戲界的。對麼。

(女甲)(似笑非笑)是的。

(男丁)(把手杖拄地數四。大得意)對了。對了。不是影戲明星。決沒有像女士這麼穩重而又流利。美麗而又……

女賓乙上。在應接室外。逗遛不進。校長亦至。對女賓乙很懷疑。

(校長)你找那一個。

(女賓乙)先生。我的哥哥在那裏。

(校長)奇了。你的哥哥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女賓乙)姓黃。

(校長)是學生麼。

(女賓乙)不。他說今天要到這裏來。

(校長)爲什麼呢。

(女賓乙)他說要介紹一個女朋友給我。

女賓甲聽到這裏。走出來向女賓乙從頭至尾看個仔

細對校長點頭。校長很殷勤的招呼。

(校長)女士找誰。

(女甲)我正和這裏兩位主任先生說幾句話。正想走了。

卻又碰見這位先生。因此又留住了。

校長對男賓丁略點首。男賓丁起立。

(男丁)多日不見了。一嚮忙啊。

(校長)不忙不忙。請坐請坐。

老婦上。逕入應接室。對校長戟指大罵。

(老婦)你這沒良心的賊。我家裏一個錢也沒有了。你好

不管麼。我爲了到這裏來。坍了你的台。所以只是打打

電話。誰知你竟昏天黑地。只管在外面胡鬧。卻全不把

老娘放在心上……

(校長)好了好了。又要發瘋了。我實在有許多事體。一天

到晚。連吃飯也是很匆忙的。你要錢。儘管說。

(老婦)拿來啞。

(校長)在兩點鐘以前給一位教員借了去。這時候卻又

沒有了。不說慌。今天晚上一定有。

男賓乙領男賓甲上。見校長即扳面孔。

(男乙)老爺。你害了我了。(指男賓乙)他不是你的舅爺

麼。怎麼欠了我十天房飯金和五元八角三分三的代

帳。一個大錢也沒有。教我怎樣吃飯。老爺。是明諒人。應

該照應我些。

(老婦)誰是舅爺。

(男丁)(略拉女甲衣角)我們走罷。

男賓丁和女賓甲先踏出室外。校長對老婦男賓甲乙

說話。

(校長)這裏是應接室。大家須得規矩些。一切都等這裏

放了學。我自然來料理就是了。

男賓丙提皮篋匆匆上。見一羣人出來。即立定呆視。最

後問校長。

(男丙)這裏開什麼會麼。

(校長)是的是的。家屬懇親會。



丁

古城得寶錄卷上 (續) 天游

第五回 渡深淵穴底慶重生 蹈白刀壇前祈速死

太山離了寶藏門口，正想依着甬道出去，初走幾步，還是萬籟俱寂，平平時一般。走不到幾步，忽地覺得地球震盪起來，兩傍石壁，頓時生了裂痕，直倒下來。上面整大塊的花網石，兩點般打來。倏忽之間，已將那條甬道塞住。把兩邊的牆壁，都彷彿打得往裏面彎了進去。太山沒有提防，頭上早砸了一個窟窿。雖已失了知覺，居然還會向寶藏門口退去，退得急促，把門撞開，收足不住，倒在地上，暈了過去。這個地震，寶藏外雖是這般劇烈，寶藏之內，比較上還好一些。只有堆得高的金磚，倒下了幾塊。石



室之頂，只倒下一小縷，牆壁雖也岌岌作響，卻沒有倒。這
次地震，虧得只震動一次，並沒有連續下去。韋坡在震動

之時，伏在地下，只是發
抖。後來覺得不動了，自
己也沒有受傷。趕忙站
起來。記起太山放燭之
處，彷彿是在一塊金磚
上面，摸索過去，摸到了
那塊金磚，摸一摸上面
短短一支燭，還粘在上
邊。劃了支火柴，把他點
着。在黑暗之中，受盡了
恐怖，有了這一點燭光，
覺得神氣爲之一壯。定
了定神，找那座門。在韋坡那個時候的心理，只求早一些
逃出這個像墳墓似的恐怖窟去，於心已足。因此只尋出
一條甬道，給震下來的石塊塞住，不能通行。沒法想，只得從
新退入藏中。在金磚上取下那支短燭，在藏中尋找別的

路。不料目光移在門邊，忽地瞥見門內地上，躺着一個赤
條條的偉丈夫。認得正是太山。嚇了一跳，怕給太山看見，
正想把火吹滅，躲將
起來。後來再仔細看
去，纔見他頭上有一
個絕大的窟窿，地下
還流着許多血，微風
不動，疑心是已經死
了。只纔安心也不再
去想法施救，同偵查
究竟還有氣息沒有。
匆匆搶出門去。不料
一到門外，把所有希
望，都掃除個淨盡。那



兩傍石壁裂了痕直倒下來

新退入藏中。在金磚上取下那支短燭，在藏中尋找別的

一條甬道，給震下來的石塊塞住，不能通行。沒法想，只得從
新退入藏中。在金磚上取下那支短燭，在藏中尋找別的

出路。找了一回，居然在對面牆上，找到了一扇門。有了這一線生機，也不再事瞻顧吉凶禍福。用盡平生膂力，去推那扇門。推了一回，居然給他推開了。看見門內也是窄窄

一條甬道，秉燭而入，卻是一

座二十多尺高的石臺

階。臺階上面，是個覆道。走

不多幾步。從燭光中看見

迎面攔路是個絕大的窟

窿。若是沒有這個燭光照

着，幾乎跌下坑去。方纔在

寶藏中怕給太山看見，深

恨這支燭，那時很希望宇

宙間沒有這種東西。現在

卻虧着他救了自己性命。迎面立着個圓柱，把燭光向深

坑中照去，很遠很遠坑底，隱隱有個倒影。仔細看去，原來

是一泓清水。再把那燭舉起來向對面一照，也是一條覆

道。雖有生機，只是中間隔着一個深井，怎樣過去呢？沒有方法，只有奮勇縱過這個井去，把距離大概測量一下，總覺得過於冒險，有些不敢。正在徬徨無策之時，忽地耳輪



從燭光中看見迎面攔路是個絕大的窟窿

中聽見一種異聲。這種聲音，聽了覺得毛髮俱戴。又像是哭，又像是叫喚，先是一聲長號，彷彿一個人受了不意的襲擊，喪失靈魂似的。長號尾上，接着很淒慘的幾聲嗚咽。嚇得韋坡渾身發抖。因為那聲音彷彿從上面來的，擡起頭來，向上面觀看。徑對井上，隱

隱有一個大洞，洞頂露出一塊星斗燦然的天。約在幾十尺以上，本想呼援，後來一想上面既有這種聲音發生，決非善地。既沒有見過渥泊的人，不敢冒昧露面。到了這個

時候，對於自己此番舉動，有些悔恨。若能逃出這個恐怖之所，不要說願意生還倭克曼營中，就要他上康戈向高

落下井去，把他扔了，現在想尋路出去，又覺得非此不行，這時候身入重地，正不知前途有多少恐怖隱伏在那裏，

級軍官處，自行投到，聽候裁判，他都願意。虧得那種呼聲，沒有再起，強打精神，預備跳過井去，退後了二十步，向井邊飛奔過去，到了井邊，雙足一頓，用力向前縱去。縱得太快，手中的燭，給空氣一迫，倏地滅了。在黑暗中居然給他跳過對面。不過剛要站住，雙膝在井邊一碰，幾乎滑將下去。虧得一手抓住井邊，那



去上擰面上向命拚幾時小半了息休足足裏那在爬

因此把這支短燭，看得比寶藏中的金磚還重。一經找到，把他緊緊攔在胸口，倒在地下，喜得涕泗橫流。那時所有餘剩下來一些勇氣都消磨盡了。不過知道儘是困守此地，決非久計。停了一停，從新振作精神，坐將起來，掏出一支火柴，把那燭點着。在火光中又坐了一回。纔站起來，依着覆道，覓取出路。那時還記起方纔那一種古怪聲音，走着路，還有些戰戰兢兢。走不多遠，迎面站着一座牆壁，完全把去路截住。韋坡是個有學問，很

慢向前爬去。一路上摸索着，尋那支扔掉的短燭，方纔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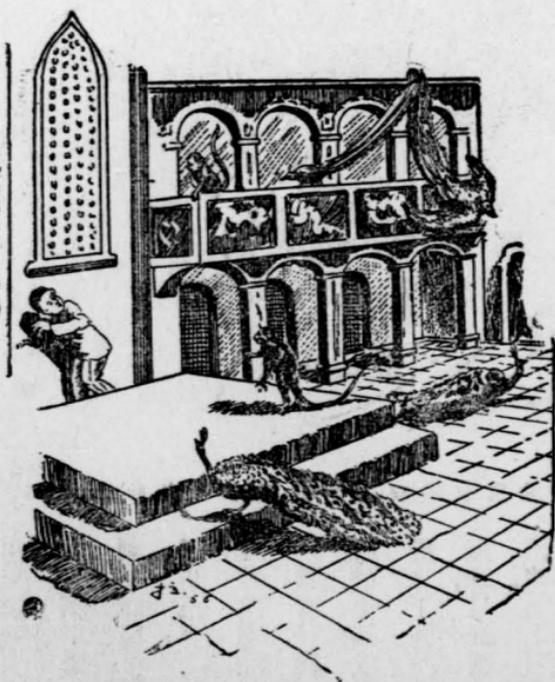
聰慧的人，又受了軍事上的訓練，雖是不解，卻知道這座牆壁得古怪。內中必有隱情。這座牆的那一面，一定還有

覆道。大概以前建設寶藏之人，故意將他隔開的，說不定牆上有什麼暗門。憑着燭光四周察看，看了一回，果然給

覺喜出望外。趕忙一塊塊的抽將開來，到足以容身的時候，就握住燭，從洞中爬過去。那邊卻是一間很低的大屋



去過爬中洞從燭住握



影人個一見不却鳴飛躍跳往來鳥的美華毛羽同狼小是都處各

他找到牆上石塊，大半都是疊在那裏，不用石灰嵌縫的。挑一塊小些的，往身邊一抽，居然很容易的抽了出來。不

子。走過去，找到了門，輕輕一拉，門卻並沒有鎖，給他拉開了。出去一看，門外又是一條長廊，走不上幾步路，蠟燭將

盡，滾熱的油，挂下去，盪得手指生痛，罵了一聲，將他扔下。眼看着他大亮了一亮，就滅掉了。頓時廊中黑暗似漆，恐怖之心，又重新起來。

己也不知道，究竟只睡一秒鐘，還是一天，不很清楚。醒過來時候，四周環境，還同剛睡時一般，精神卻恢復了許多。腹中也飢餓起來。站

不過事已如此，進退兩難。默計前途，或者竟有出路，也未可知。因此硬着頭皮，手扶着牆，用脚尖先試了試，確有路可走，方纔一步步向前走去。走得很慢。廊子又長。走了半天。還沒有走到盡頭處。那時疲倦不堪，也就不計利害，倒



沖出許多奇怪的人來捉拿章被

起來繼續前進，這一次走不多幾十步，已到一間屋中。這間屋子，頂上有光線射下來，非常明亮。屋子那一邊，有一座向下去的砂土築成臺階。臺階之下，是一間很大屋子，日光從上面射下來。向上看去，屋頂上有許多極粗的圓柱，上面繞着不少藤

回再走，不料一倒下地，就睡着了。究竟睡了多少時候，自

羅。側耳而聽，除去藤蘿上的風聲，同鳥語猿啼以外，簡直

沒有別的聲音。放大了膽，走下去。下邊這間屋子，是圓形的。迎面立着一個石壇。壇上沾着許多褐色的斑點。起初

石夫人琴痕上祭壇的，就是他們。（見曹譯野人記）膀子很長，彎彎的矮脚，促在一起的怪眼，低低的額角，簡直同

看不清楚是什麼。仔細考察，纔知道是血漬，見了有些不寒而慄。他下去地方，正在壇後，到了

畜生一樣。章坡吃了一驚，狂號一聲，還想逃上樓去。他想與其給他們拿住，還不如死在井底的安逸，不料他的心思，給那些教徒窺破，飛也似

壇前。向壇後一望，一溜排着好

上前堵截。章坡猝不及備，給

許多門。環着圓形屋子，都是長

他們抓住，恐怖已極，跪下去

廊。那個廊比屋子來得高，彷彿

向他們乞命。那些教徒只是

劇場中廂樓一樣。各處都是小

不睬。不多一回，將他綁起，放

猿同羽毛華美的鳥，來往跳躍

在一邊。拿下之後，一切禮節，

飛鳴。卻不見一個人影。章坡如

還是照從前他們收拾太山

釋重負的，歎了口氣。剛想覓路

同琴痕的一樣。等到那些女

出去，纔挪了一步，忽然繞着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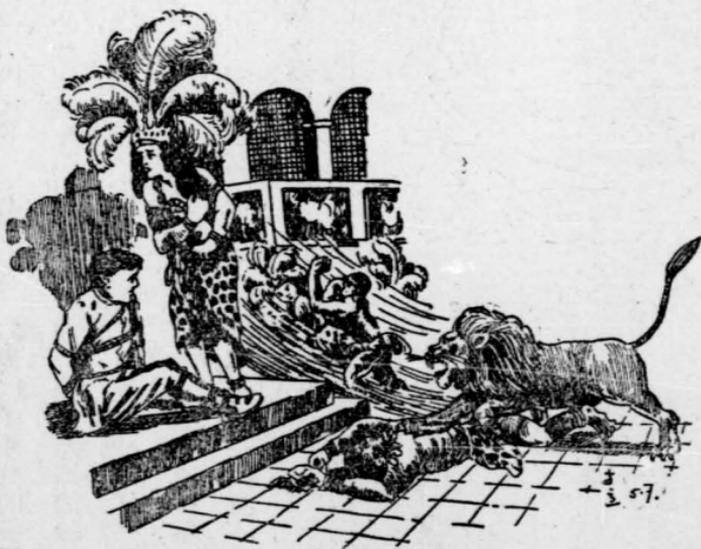
教徒簇擁着蘭瀾女祭師出

屋開的十幾個房門洞開。冲出

許多奇形怪狀的人來，捉拿章

坡。原來這些人，就是太陽宮中的教徒，幾年以前捉拿灰

來，教徒們把章坡送上石壇去。一到上面，蘭瀾走到他身



只殿見中來了一隻大雄獅足邊已經咬死了一人

邊，舉起那柄聖刀。嚇得韋坡汗下如雨。看見那些教徒，每人手中捧着一個金盃，聽他們悠揚宕蕩唱那送死歌，心中異常難受。也明白大家的盃子，是預備盛他熱血的，想起這些人借他的血來解他們的渴，真同野蠻一般。那時很希望在聖刀未下來以前，先行身死，省得受那痛苦。正在危急之時，忽然飛來一聲暴雷似的獅吼。蘭瀝把握聖刀的手，倏地放下，目光中露出恐怖之色。那些女教徒都

狂叫一聲，四散逃命。男教徒究竟膽壯一些，還站着不動，不過膽子小些的，一般也臉上露出惶駭之色來。韋坡不明白他們恐怖的緣由，擡起頭來，向他們目光注射處看去，只見殿中來了一只極大的雄獅。足邊已經給他咬死了一人。又狂吼一聲，炯炯目光，向壇上望來。蘭瀝再也支持不住，身子搖擺不定了好一回，倒在韋坡身上，暈過去了。

——待續——

13
林

西笑彙錄

胡文煒

體操教員道：「當我立在那頂橋上的時候，有許多小孩墜下河去了。」

友人道：「你怎樣呢？」

教員道：「我教他們去的。」



兜安氏止痛藥水

肌肉痛用兜安氏
止痛藥水搽擦患處痛
即外出此藥為效力之
或作苦工者必需佳品也



人之一身痛最難當不論痛在何處及緣何而起必至全體不舒坐臥不定迨至痛止而後寧由是以觀止痛藥之不可不為之備以待不時之需用也此藥水止痛如神外搽諸般疼痛內服少許能止腹痛胃脘痛而於刀傷火燙跌打損傷尤有奇效茲將其主治各痛略列於后

主治

火傷 打傷 肌肉痛
四肢酸痛 刀傷 燙傷
風濕痛 諸般疼痛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
瓶七角半每打七元半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痛止 腫消